

二俠劍



康德八年六月三日印刷
康德八年六月廿五日發行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三 俠 劍 每冊定價 五角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九十七號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九十七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市小南街一段一〇七號

印 刷 人 王 蘭 田

奉天市小南街一段一〇七號

印 刷 所 麗時報社印刷部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九十七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明清
八義
三俠
劍

【卷五十六】

羅文道 我們是由鳳凰嶺來 要到碧液灘去 村民一聽 連連搖頭道 唉 錯了
由鳳凰嶺到碧液灘走不着這兒 也許告訴你路的人告訴錯了 我們這個地方叫碧液
潭 跟碧液灘差一個字 可是路可差遠了 要是由我們這兒到碧液灘 必須得繞
到界水島前山 坐江船才可以到碧液灘哩 羅文道 哦 這個地方叫碧液潭 怎麼
叫做碧液潭呢 村民道 因為我們這前面 有一片水 通着碧液灘 水也是綠
的 所以叫碧液潭 羅文道 哦 那麼你這寶莊喚做何名呢 村民道 我們這莊啊
叫女俠村 羅文一聽 這個村名可有些奇特 遂問道 啊 何以名叫女俠村呢 大
概你這莊裡住着有許多女俠吧 村民搖頭道 倒不是 這也是古蹟 我還沒赶上 聽人
說 在若干年前 我們這村物 忽然來了一位女俠 是位道姑 見我們這個地方好 就住
在這兒了 拿出錢來在村中蓋了一座小廟 叫女俠蘭若 由此我們這村子 也就叫女俠村
了 羅文道 哦 這位女俠現在還在廟裡嗎 村民搖頭道 沒有沒有 這位女俠早就圓寂
了 羅文道 那麼那座廟呢 村民道 有他一個徒弟在廟裡維持着了 羅文道 他這徒弟
一定也會武術吧 村民道 會什麼武術 是個傻子 連句話都不會說 人家跟他說話 他
也就眨眨眼兒 成天除了吃就是睡 別的事一概不管 倒是個好修行 哈哈提起來實

可笑 羅文聽了點頭道 原來如此 有勞尊兄 不才這廂謝過 說着一抱拳 村民忙道 豈敢豈敢 說着也控了控手 便揚長去了 羅文遂回頭笑向葉郁二人道 聽見嗎 要聽這個村名 可令人心驚 其實全不是那麼回事 郁康道 若果然有女俠 他又決不敢名女俠村了 既稱俠 一定是高人 高人不能這麼狂妄 這不過是個古蹟罷了 羅文點頭道 三位英雄 遂邁步進村口 心想找個地方吃點什麼 休息休息 誰知這村莊內 並沒有賣吃的 連店房也沒有 葉六爺道 這可壞了 沒有賣吃的可怎麼辦 羅文道 有法子 你們隨我來吧 說着踏步望前行走 走了不遠 就見前面有一大片房舍 雖然灰土房 却修蓋的十分整齊 是個鄉下財主的模樣 羅文便用手指 笑向六爺道 六叔 咱到那家吃喝一頓 你看怎麼樣 承龍道 你認識他家嗎 羅文搖頭道 不認得 也就是費幾句客氣話 花幾個下人的賞錢 這不是什麼稀罕事 反正沒有餓死人的 說着遂脚下按力 一直來到那家門前 只見虎座門樓 廣亮大門 門前植槐春柳 氣派非常大 是個官宦人家的模樣 羅文遂回頭笑道 你們二位在此稍候一會兒 我去到門裡看看 郁康點點頭 羅文遂便把身上塵垢拍了拍 隨走上台階 進大門 高叫一聲 門上那位在 一語未了 就聽門房內有人答話 嗷 那位 隨見風門一啓 由屋內出來一位老者 是個老家人的模樣 見了羅爺 不住上下打量 隨拱了拱手 含笑問道 這位爺台 你找那位 羅文道 哦 老主管 在下姓羅 我們伙伴三人 因為走錯了路程 誤到寶莊 兩天一夜沒得吃東西

貴莊之內也沒有賣吃食的 因為飢餓難挨 所以不揣冒昧 特來到貴府 討些水飯吃 如蒙賜與 我等自有好意奉上 尚祈多多方便 說着躬身一揖 老人家忙還禮道 哦 原來如此 這不算什麼 我家員外 向以慈善為懷 不過老奴可不敢擅專 你請稍候一會兒 待老奴進去 給你回稟一聲兒 羅文忙點頭道 好好 這是正理 你給多美言吧 老人家答應 遂轉身進去 功夫不大 就見他慌慌張張的由裡面走出來 一見羅爺 便高高拱手道 我家員外有請 羅文甚喜 遂回頭叫 六叔 郁賢弟 請過來吧 二人一聽 也都走上台階 老人家又打量他們二位一眼 口中說 三位爺台 請隨我來吧 三位英雄點頭 便隨同老人家望裡走 轉過屏風門 進月亮門 來到中庭院 只見是大四合的房子 迎面五間大廳 兩旁配有廂房 在大廳的門前 台階之上 站定一位老者 年約七旬開外 中等的身材 紫微微的一張臉 稱得起是滿面的紅光 兩道銀眉 一雙細目 眯縫着眼兒 準頭豐隆 四字海口 唇紅齒白 大耳垂輪 領下一部銀髯 散滿前胸 根根透肉 一絲不亂 頭戴古銅色四楞員外帽 身穿古銅色敞衣 內襯藍袍 青中衣 白襪雲鞋 是位闊家員外的模樣 三英雄一見 遂忙緊行幾步 抱拳拱手叫道 老員外 不才等這廂有禮了 老員外忙拱手道 哦 豈敢豈敢 三位壯士請到廳內坐吧 羅文道 員外請 老員外道 豈有此理 還有三位壯士請 羅文點頭道 恭敬不如從命 不才等就遵長者之命了 老員外道 暖 不敢當不敢當 壯士千萬不要這樣稱呼 這時老人家已把簾籠高挑 三位英

三 俠 劍 【卷五十六集】

四

雄遂邁步進來 老員外隨後跟進來 分賓主落坐 從人獻上茶水 羅文喝了一口 便欠身控手 叫道 老員外 請教你貴姓大名 老員外忙道 豈敢 在下姓袁名方 字正純 未領教三位壯士 羅文道 在下姓羅名文 這是我兩個伙伴 他姓郁 他姓葉 我們都是買賣人 老員外道 唱 原來如此 說着遂回頭叫袁福 你去到廚房吩咐一聲 教他們趕緊預備酒菜 好給三位壯士接風 老主管忙答應 退出去 功夫不大 就上來回話 酒菜齊備 老員外便吩咐擺上來 從人們 一陣亂忙 排開桌盃 羅列盃盤 老員外 遂站起身來笑道 三位壯士 荒山野村 苦無佳肴 請三位胡亂用些吧 老朽本當奉陪 因為將才用過 恕我不陪了 三位英雄站起身來道 哦 豈敢豈敢 不才等叨擾了 老員外忙道 請吧請吧 羅文等 遂引入座 老員外復又落了座 三位英雄讓了讓 便也不謙遜 遂豪飲大嚼 真是虎噬鯨吞 霎時之間 已經盃盤狼藉 三位英雄就算吃的不離了 老員外却默坐一旁 一聲也不響 郁康冷眼一看 見那老員外 面目之外 似乎有些憂愁之色 郁爺便不由心中一動 心說這個老頭子 有什麼憂愁事 莫非我們吃他這頓飯 他心裡不快活嗎 想着便低聲叫道 葉六叔 羅大哥 你看這位老員外 面帶憂愁之色 可不知爲了什麼 羅文聽了 回睜看 看 遂道 回頭問問他 我們快吃 葉爺點頭 當時加緊吃喝完畢 向老員外謝過 從人把殘席撤下 二次又獻上茶來 羅文這才問道 老員外 我看你面上 帶有憂愁之色 但不知爲了什麼事情 員外聽了這麼一問 一怔 遂道 哦

我並沒有什麼憂愁之事 郁康連連搖頭道 不對不對 方才我們吃飯的時候 你皺着眉 凝着神 那時候心裡不知想什麼了 有什麼爲難事 你對我們說說吧 要不然我們可多 心了 老員外道 哦 你多心什麼 郁康道 你若是沒有憂愁事 想必是着我們吃你這頓 飯 心裡疼的慌了 老員外聽了 忙搖頭道 不不 那有這樣道理 實不相瞞 我倒是有 一件憂愁事 不過這件事 唉 沒有辦法 郁康笑道 這種話 我始終不相信 還有沒辦 法的事情 老員外有麼事你就說吧 或者你沒有辦法 我們有辦法 羅文也笑道 老員外 有什麼難題事 你可以說 說是家務事 我們不便參與呢 也就罷了 若果是有不法 之人 欺壓員外 你只管對我們說 我們一定可以給你出氣 老員外搖搖頭道 謝謝壯士 不過不是那個事 說出來你們三位也管不了 郁康聽了不悅 說道 老員外 什麼事你 自管說 不是我郁康說句大話 不拘有什麼爲難事 我一定可以給你解決了 絕對能給你 分憂 什麼事你就說吧 老員外點點頭道 唉 三位壯士 既然勸令要問 我跟你說 老 朽今年已七十有一 膝下只有一女 名喚容麗 已有二十二歲 因爲敝處深山 沒有相當 的人家 所以尙待字閨中 不想在前數日 小女忽然爲山魅所祟 終日昏迷不醒 老朽也 曾爲他請僧聘道 只是絲毫無效 計算起來 小女已有七八日 水米未打牙 堪堪就要待 斃 三位壯士請想 老朽只此一女 如今竟爲妖魔所祟 要捨我而去 我能不痛心嗎 說 着眼圈兒一紅 似乎要哭 郁康遂站起身來道 老員外你別難過 這個山魅是怎麼個情形

你對我說 我有法子治 老員外道 壯士 這個妖怪十分利害 有許多法官 都被擊死 實在無法可治 這也是小女的命運如此 只好由他去死吧 郁康笑了笑道 老員外 你未免太看不起人了 怎見得我不能治呢 老員外道 多大法力法官都死在妖怪手裡 你一點法術沒有 怎麼能除妖怪呢 郁康笑道 這也難怪你看不起人 因為你不知道 我自幼得遇異人 學得許多法術 專能除妖誅怪 今天這也實在巧了 該當你的女兒有救 所以遇着我 你赶快把詳細情形 對我說一說吧 老員外聽了郁康這話 雖然半信半疑 却也非常喜歡 因道 哦 原來你身通法術 這可真是我家門之福 小女之幸 你請坐 待老朽把詳細情形對你細說 郁康點頭道 好 你仔細說來 說着遂即坐下 老員外道 敝莊名女俠村 在我們這村莊的西北 有一座山谷 叫毒龍峪 相傳在毒龍峪裡 有一條毒龍 是上古時代禹王治水的時候 這條毒龍做怪 被禹王捉住 壓在那毒龍峪的山下 所以那個地方就叫做毒龍峪 這種神話 我們這個地方 是人人皆知 代代相傳 可是也有些奇怪 那山谷之內 時時刻刻有雲霧籠罩着 看不清裡面的奇物 據說那就是毒龍噴出的毒霧 若挨在身上 就有性命之憂 因為這層關係 也沒有人敢到那裡去 那山谷裡 究竟是什麼個意思 人們也都不知道 這話在頭七天的夜裡 小女跟他的丫環 做完了活計 將要收拾安寢 忽然由外面進來一個龍首人身的怪物 丫環一見當時嚇壞 欲待要喊 那怪物用手一指 丫環便口不能言 身不能動了 但是兩隻眼睛可看的見 就是那怪物跟小

女說話 自稱是上天的龍女 跟小女原屬姐妹 現在特來望看妹妹 小女並不畏懼 反與他說說笑笑 異常親匿 兩人直說了一宿 天亮時妖怪走了 丫環這才能動轉 因問我的小女 你見了怪物 怎麼不害怕 小女還很奇怪 問那裡來的怪物 丫環說昨夜跟你談一夜的那不是怪物嗎 小女說道 你是看錯了嗎 那分明是個清俊的女子 你怎麼說是怪物呢 丫環當時把龍首人身的情形告訴 小女終搖頭不相信 這樣說起來 是在小女的眼中 看他是清俊女子 在丫環的眼內 他就是龍首人身 這一定妖怪無疑了 丫環稟我 我就疑心是毒龍峪的毒龍作祟 便奔後面去 問我的小女 小女仍然說是清秀女子 並非龍首人身 老朽心裡想 他是女子也罷 龍首人身也罷 黑夜之間 突然而來 決定必是妖怪 趕緊得設法驅除 當晚把小女移到另一房中 派健僕各持利刀 埋伏住小女的綉房 預備妖怪來 探他 誰知等了一夜 這裡沒有動靜 小女的房裡 他却又去了 照樣能把丫環一指 丫環就不能動了 仍然是說了一夜 天明始去 丫環一報告我 我想這還不行啊 因想又出了一個主意 當晚派了十數名丫環婆子 圍着小女睡覺 又派了三十餘名僕人 各持利刀 把這間房子圍上 你猜怎麼樣 這是不行 郁康道 嘔 怎麼不行呢 老員外道 天到定更 妖怪就來了 衆僕從一看 可不是龍首人身嗎 當時一擁向前 誰知那妖怪 不慌不忙 只向大家吹了一口氣 衆僕從便紛紛倒地 也和那丫環一樣 不見動轉了 妖怪便搖搖擺擺的進屋 我就不用細說了 那些僕婦丫環們 還能濟事嗎 次

日他們一報告我，小女可就昏迷不醒人事了。我很着急，覺得他會妖術邪法，武力是不能制他的，必須得請個有法力的人，方可除制妖怪。於是便遣僕從騎快馬，請了兩位道士來。這二位道人，都是精通法術的。當晚他二人設壇捉妖，一宿也沒見什麼動靜。趕到天明再看時，二位道士已死在壇下。郁康道：「怎麼死的呢？是殺死的，還是打死的？」老員外道：「提起道士的死，却也很怪。通身無傷，面目如生，可就是不喘氣了。仔細的觀看，才發現現在他們的前心，有一個小孔，尚涔涔出血，竟好似用綉花針扎的一般。可是這一點傷能够死人嗎？你說不是因為這個傷致死，除此之外，別無傷處。唉，也無暇細查，只好備辦棺木，把他們掩埋。隨後又請了一位，是位俗家，據說道術不小。嚶嚶，結果也為妖怪所傷。我一想，也不用再害別人了。這也是小女的命該如此，只好由他去吧。我也就不再請人了。如今小女的狀況，白天是昏昏沉沉，夜裡妖怪來時，他就當時蘇醒。天明妖怪走時，他即刻又昏迷不醒。今天是第八天了，看來小女已是無望。老朽怎得不憂呢？却不想遇着壯士你，但不知壯士果能驅除妖怪搭救小女嗎？」郁康一挺身軀，連道：「行行行，告訴你老員外，這件事還巧了。他要是別的妖怪，我或者還沒有辦法。既然是龍，可實在該着你的令愛災除難滿，不瞞你說，我的外號叫誅龍使者。承龍與興龍一聽，這叫什麼話？因都看了他一眼，郁康却毫未介意。老員外大喜，忙站起身來，遂連連作揖道：「若果如此，老朽定賞重謝。」郁康一擺手說道：「沒有什麼，老員外不必客氣了。我且要求你。」

點事情 老員外連忙說道 哦 有什麼事情 你只管吩咐 郁康道 我們連日行路困乏得
很 請你給我們安置一個地方 我們要休息休息 老員外忙道 好好 東西裡間 你隨便
休息 只是你捉妖用什麼 請吩咐下來吧 好早早的預備 郁康道 什麼也不用 到天黑
再說吧 老員外點頭 便站起身形 親自帶着僕從 把他們三位請到裡間 安排他們歇下
隨帶人退出來 囑咐從人小心伺候 才自退到後面去 看顧自己的女兒不在話下 且說
三位英雄 到了內室 見老愛外退出去 與龍便低聲問 郁賢弟 你果然有法術嗎 郁康
道 我有什麼法術 與龍道 你沒有法術 怎麼與人家捉妖 郁康笑道 我那是曠事啦
先吃他一頓飯 睡一會兒覺 回頭晚飯再擾他一頓兒 天黑時用一奔界水鳥就完 麼 管
他鬧妖精不鬧咧 與龍搖頭道 這不像話 我們豈是臉事的人 既然應了人家 就該分人
之 愛人之難 若吃喝完畢 抖手一走 我們還算什麼英雄呢 郁康笑道 咱們先睡覺
有什麼話回頭再說 說着便自躺下 承龍與羅文也只得歇下 這三位英雄 也覺實是累
了 微然一沉 便自睡去 直睡到日落平夕 方才醒來 這屋裡一咳嗽 外面僕人便進來
伺候漱口擦臉 老員外親身進來 請三位到外面廳內吃茶 清香的茶 每人喝了六七盃
隨有僕從來回話 酒飯齊備 老員外便吩咐擺上來 從人答應 當時一陣忙亂 調開桌
案 羅列盃盤 老員外讓三位英雄上座 他坐在主位相陪 三義士一看 這晚天的飯菜
比白天大不相同 雖非上等酒席 可是鷄鴨魚肉 異常豐盛 老員外更殷勤相讓真是開懷

三 俠 劍 【卷五十六集】

一〇

暢飲 直吃到天黑 方才酒足飯飽 從人把殘席撤下 獻上茶來 大家喝了兩盃茶 微
然休息了一會兒 老員外便向郁康請示 捉妖用什麼東西 郁康道 什麼也不用 你只須
把令愛移到別的房裡去 我們三人到令愛房中 等候妖精便了 老員外倒吸了一口氣 搖
搖頭 這可不行 方才我已經對你講說明白了 如果把令愛移到別的房裡 他就找了去
就不到那房鬧去了 郁康道 這可麻煩 男女有別 難道教我們同居一室嗎 老員外道
我倒有個法子 小女的屋裡 原是一明兩暗 教小女睡在東裡間 你們三位在西裡間 或
者在外間等候捉妖就是了 郁康搖頭道 那也不方便 老員外道 唉 法官爺 還有什麼
不方便的 小女已然將死的人 就是死人多口氣 再說這是爲了救人 也就顧不了許多
三位壯士就將就些吧 郁康點頭道 將就將就吧 妖怪每天什麼時候來 員外道 定更
天 郁康道 那麼說時候差不多了 你快去安置法吧 老員外忙站起身來道 好好 你請
稍候一會兒吧 說着便急急出廳去了 功夫不大 就慌張張的回來叫道 三位壯士 已然
安置好了 請隨老朽來吧 三義士點頭遂站起身來 隨同老員外出大廳 徑奔後面來 越
過兩重院子 來到一所跨院 上房三間 東西各有廂房 上房屋中 燈燭明亮 有僕從在
前 把簾籠一挑 老員外陪着他們三位進來 一進門兒 就聽着有一陣蘭麝薰人 自然是
女子香閨 留神看 果然是一明兩暗的房舍 裡間也有燈光 老員外使用手一指道 小女
就在這東裡間兒了 三位壯士 請隨便吧 郁康點頭道 可以 羅興龍便看了他一眼

僕人就把握間門帘撥起來 老員外殷勤相讓 叫道 三位壯士請吧 郁康却毫不介意道 口中連道 走走 便邁步走進來 只見迎門有 張床 在床上仰臥着一個女子 身上蓋着大紅緞子棉被 雪也似的面孔 頭髮蓬鬆 兩眼閉着 昏昏沉沉的 是個熟睡的光景 正自觀看 忽聽員外在後相讓 法官耶 請到床前細觀吧 郁康一回頭 却見只有老員外一人 在身背後站着 承龍與羅文都沒有進來 原來郁康進來的時候 老員外又讓羅爺他們二位 與龍却擺了擺手道 我們不進去 他是法官 應該看清了 我們不過是個助手 不看也罷 你請進吧 我們在外等候好了 說罷 轉身直奔迎面的椅子 承龍聽了 便不言語 遂邁步奔了椅子去 員外一看 因道 既是二位不肯進屋 請坐一會兒也好 說着便跟進裡間來 讓郁康到床前去看 郁康 看 人家倆人都沒進來 自己也白覺太莽撞 不滿既已進來 怎好不到床前看看呢 想着遂點點頭 便不慌不忙的來到床前 只見那女了 十八九歲 這張臉真比鵝蛋還白 雖然閉着眼 那灣灣的眉毛 相襯細長二目 越顯非常美觀 郁康看了一眼 便故意點點頭道 這是昏迷不醒吧 老員外忙回答 可不是嗎 郁康道 妖氣縈繞 中毒已深 捉不着妖怪 令愛是不會好的 老員外一聽 忙作揖道 求法官多慈悲呀 郁康道 沒有什麼 我自當祛妖誅怪 以盡我之天職 我們外面坐吧 老員外忙點頭道 好好 請外屋坐吧 郁康便邁步走出來 只見葉六爺與羅興龍 在八仙桌兩旁 太師椅上 一邊兒一個 端然坐着 見老員外陪着他出來 方才起身讓坐 從

人搬過椅子來 大家坐定 老員外陪着他們三位說 會子閑話兒 天已交二鼓 老員外便站起身來道 三位義士 現在天已不早了 老朽要失陪 茶水點心 都預備好了 你可以隨便吃用 就請三位義士 多多受累吧 三八一見 忙站起身來道 老員外請吧 老員外遂帶人退出 够奔前廳去聽消息 不在話下 却說羅興龍 見老員外去後 遂回身坐下 笑向郁康道 郁賢弟 你什麼時候學的法術 郁康笑道 什麼法術 沒告訴你說嗎 我那簡直是騙術 羅興龍道 那麼回頭妖精來了呢 郁康道 妖精來了 就憑我掌中的兵刃 跟他一死相拚吧 羅文道 那行嗎 郁康道 怎麼不成 羅文道 多大膽子的人 都被妖精制死了 你憑血氣之勇 辦的到嗎 郁康笑道 什麼法力 那都是混飯吃的 瞞人而已 我就不信 世界之上會有妖精 還會迷人 這簡直都是無稽之談 據我心裡想 一定是江湖人 裝神鬧鬼 嚇唬人而已 羅文點點頭道 你說的話 倒是有理 在先前我也是這樣想 不過這裡頭有一層疑問 若是江湖人 總得有所謂 不是爲財就是爲色 這個妖精你說的是爲什麼 他天天來 並未取絲毫錢財 若說是爲色 他也是個女子 而且更可疑的 是別人看是龍首人身 獨小姐看是清俊女子 若非妖精 那能在一個時候 看出兩樣來 所以我想 未必是江湖人開的虛玄或者是真的妖精 葉六爺道 他是妖精也能 他是江湖人也能 反正邪不能侵正 憑咱們三位 在這裡一守 他就真是妖物 大諒他也不敢上前 羅文道 六叔 你倒不要這一說 譬如說 他果然是妖精 用手一指 咱也動不得

了正氣有什麼用 本領也絲毫用處沒有哇 郁康道 這時咱別瞎猜想 回頭妖怪來了再說 我們看事做事 羅文擺手道 不成 這不是見機而做的事 應該想個防衛的法子 早預備 郁康怔怔道 預備什麼呢 羅文笑道 你好不明白 他若果是江湖上裝神鬧鬼 那麼他所以能使人迷糊 一定仗着薰香一類藥 咱如不預先聞上解藥 臨時豈不是甘受其苦嗎 葉六爺點頭道 這說的是 這是極要緊的 說着一伸手由打兜囊之中 把寶馬平安散取出來 找下瓶塞 倒在桌子上 三位英雄每位聞上一些 葉六爺遂把解藥 又收入兜囊之內 郁康笑道 解藥也聞上了 還有什麼可預備的呢 羅文道 咱這麼辦 可不是我們偷閑耍奸哪 實在咱們三個人 不能聚在一處 免得妖怪來了 用手一指 咱們三個全動不得 那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所以咱們三個人 必須分開 郁康道 嘔 這也說的是 但不知是怎麼個分法呢 羅文道 你不是正法官嗎 你自己在屋裡等着 我和葉六爺我們倆人出去 或者房副 或在房後 或者房左 或者房右 如果我們知道妖怪來了 我先給你送信 若是他來到這裡 用妖法將你噴到 我們再給你打接應 你看這個辦法怎樣 郁康點頭道 好哇 你倆人走了 合算把我一個人擱在這兒了 羅文笑道 這可沒有別的說的 誰教你是正法官呢 郁康笑道 怎麼我就是正法官呢 誰封的我 羅文笑道 必是你自己張羅來的嗎 郁康點頭道 好好 我一個人等着 就只這樣預備嗎 還有什麼法子 羅文道 就這樣足矣 現在時已不早 我們這就要活動着了 郁康點頭道 好 你們

二位請吧 羅文遠站起身來道 六叔 咱們外面活動活動 葉六爺點點頭 遂站起身來 隨同羅興龍走在房子去 郁康一想 你們去吧 我落得在屋裡坐一會兒 喝會兒茶 餓了吃些點心 够多麼自在 何苦到外面受累去呢 想着便自坐定 斟了一盃茶 慢慢喝着 心裡也目有些耽驚 因把耳音放在了外面 聽得村中更鐘 已交了三鼓 可是仍不見妖怪到來 心說莫非他知道郁康在這裡 不敢來 想着他要到外面 看看動靜 思想之間 將要望起站 忽聽得西裡間有脚步聲響 郁爺一怔 心說莫非那小姐醒過來了嗎 又一想 不對 小姐在東裡間 可是這一間 又有什麼人動呢 曖呦 也許是丫環 不對 丫環應該伺候小姐 又那能藏在西裡間這麼半天 想着因呆呆的敲着門帘 淨待他出來 誰知等了半天 淨聽脚步響 不見有人出來 郁爺更覺納悶 心說這是怎麼回事 莫非妖怪跑到屋裡去了嗎 若果如此 可太有意思了 想着便站起身來 直奔西裡間 到門前單手把門帘一撥 定睛留神望裡觀看 只見這屋裡的佈置 像東裡間一樣 迎面也有一張床 就在床沿上 坐定一個女子 年紀至多有十八九歲 長圓臉兒 眉似泰山 目含秋水 鼻如懸胆 口似櫻桃 頭上的青絲光可鑑人 一邊兒一個 梳着兩個大髻髻 穿一身荷花色的宮裝 長袖飄飄 在那裡一坐 笑嘻嘻的望着郁爺 不言也不動 郁康不禁悚然一驚 心說這一定是妖怪了 不然決沒有這種形裝 好狡猾的妖怪 他大概知道我們外邊兒埋伏人了 所以用個隱身法 却偷偷的來到屋裡 如此看來 誰是妖怪 一定不會瞧 而且他的

神通也一定小不了呢。想着便呆呆的怔在那裡。那妖怪想着撲赤一笑，向他招招手道：「你進來。」郁康聽了，心裡真有些胆怯，你說進去不進去？若是進得屋中，他要用手指我就動不得了，豈不甘受其苦嗎？你說不進去，眼睜人家那兒招呼，我應名是捉妖來的，回頭照面兒就被妖怪給吓跑了。我這算什麼英雄呢？唉，是福不是禍，是禍脫不過，他真要有邪術，我就是跑也跑不了。我倒要看看他是什麼妖怪，想着便向他點點頭，邁步進來。妖怪一看他進來了，遂狂起一站，郁爺不禁嚇了一跳，遂忙站住，高聲喝道：「胆大妖怪，竟敢擾亂婦女，今天有郁法官在此，你若知道我的利害，趁早逃生，你家法官爺有一片好生之德，尚可網開一面，如若不然，要容你家法官爺做起法來，管教爾死無葬身之地。」妖怪聽了，竟格格的笑起來。郁康道：「爾還不逃生，冷笑什麼，再不走，我可要做法了。」那妖怪忙擺擺手道：「郁法官，且不要作法，你認錯，我不是妖怪，我是本宅的親屬。」郁康一聽，滿槽，人家是本宅的親戚，我吓唬人家半天，這不成了笑話嗎？又一想不對，老員外決不能把他的親屬女眷關在屋裡不言語的，我得細細問，千萬不要被他瞞過。想着遂道：「什麼話，你是他家的親屬，你是他家什麼親戚？」女子道：「老員外是我親娘舅，小姐是我表妹。」郁康一聽遂道：「嘔，你是表小姐，可是這件事我就不明白了。」女子道：「有什麼不明白的，你說，我給你解釋明白了。」郁康道：「你舅父為什麼把你藏在這屋裡，你又為什麼這麼半天不言語，你們這究竟是取其何意呢？」女子一笑道：「當然有意思。」郁康道：

有什麼意思你說 女子笑道 我說出來 你可不要害怕 郁康冷笑道 你說的我也太胆小了 你只管說吧 女子笑道 實話對你說吧 我雖是他的表姐 可是我已經是泉下之人了 郁康怔了怔道 什麼話 泉下之人 哦 你是鬼呀 女子聽了 似有羞愧之色 因搖搖頭道 不許說這個字 郁康把女子上下打量打量 隨搖搖頭道 不對不對 你不是鬼 女子看了看他道 怎見得 郁康道 我聽人說 鬼怕燈光 你怎麼不怕 再說鬼在燈光之下沒有影子 你這也有影子 你這不分明是瞎話嗎 女子微笑一笑 叫道 郁義士 你聽我告訴你 這也有原因 我在生時好佛 所以死後陰靈不散 已修成鬼仙 現在我和生人一樣 不喫所異者 不吃不喝 能夠來去無影而已 郁康聽了點頭道 好好 你是鬼也能是仙也能 這本宅的邪祟 是你鬧的玄虛不是 女子點頭道 是 郁康一回頭 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他是你的親表妹 你魔他是什麼意思呢 女子道 我並沒魔他 郁康道 你還沒魔他啦 聽員外說 他一直昏迷了這許多日 水米未曾打牙 再有幾天 還不把他餓死呀 女子道 餓不死 那天也沒斷了吃東西 他吃飯的時候 員外不知道 郁康道 可是你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女子正色道 我有意思 我純是爲他好 郁康一聽 遂道 這話更奇了 你且說說 你是怎樣的爲他好 女子見問 微嘆了一口氣道 提起來話長 你聽我慢慢的告訴你說 我的表妹 是最烈性不過的人 關於他的親事 總是高不成低不就 在本村子裡 有一家莫員外 這位莫員外 跟我舅父是結拜的弟兄 他有個兒子 名叫奇

士 倒是生得堂堂儀表 文學也好 跟我表妹 恰是郎才女貌 因為莫老員外 早就有求婚之意 我舅父也很樂意 這件事一說準成 可是辦不得 郁康道 怎麼辦不得 既說是郎才女貌 怎麼又辦不得呢 女子道 你聽啊 這不是表面很好嗎 可是他二人無緣 並非配偶 原因是莫公子的祖德太淺 他的壽命不永 若把我表妹許字他 一載後必成孀婦 我的表妹又是烈性人 到那時一定要殉節而死 可憐他豈不要含冤九泉嗎 所以我假託邪祟 夜夜來伴守我的表妹 就是爲阻止他們的婚姻 郁康一聽 這倒有意思 趕情男女婚姻之中 還有這麼些事了 想着因點點頭道 這一說你倒是好意 可是法子未免太笨一點兒 女子道 怎麼 郁康道 你把這種意思跟老員外說明白了嗎 女子笑道 我怎麼跟他老人家說呢 他若見了我的面 豈不要吓壞嗎 郁康一聽 對呀 你還不能露面 可是你豈可以這麼辦哪 你把話告訴你表妹 教你表妹再轉達你舅父 女子搖頭道 不行 我的舅父很固執 我的表妹也說不出這種話來 說出來他老人家也不肯聽 郁康皺了皺眉道 這豈說沒有旁的法子 非用你這個辦法不可呀 女子點頭道 對了 除此之外 沒有第二個辦法 郁康搖搖頭道 這也不是辦法 你要把他迷到何時爲止呢 女子道 有時期 我等他配偶時 促成美滿的良緣 這件事豈不就解決了嗎 郁康一聽 點點頭道 這到是個法子 可是他的配偶何時來呢 女子笑道 現在就來了 郁康道 哦 已經來了嗎 這很好 但不知他在那裡 姓什名誰 女子一笑道 你要問哪 他就在眼前了 姓郁名康

字公朝 有個別號人稱水底常眠臥海龍 郁康聽了一怔 遂道 咳 這不是我的名字嗎
女子笑道 我知道是你的名子 就是閣下 與我表妹有姻緣之份 就請你不要多疑 速來
解決這件事吧 郁康聽了 不禁連連搖頭 心說這個事可太玄了 世上竟有這等事 嗚呀
我仔細問問吧 不要被這厮戲耍了 想着遂道 哦 據你說 我和令表妹有姻緣之份
女子點頭道 不錯 郁康搖頭道 不行 員外既是把愛女許莫公子 我怎能向他求婚 他
一定不答啊 女子道 他沒有不答應 你不知道 他因為我表妹的被祟 曾焚香祈禱上蒼
如有能除得邪祟 治好我表妹者 只要年貌相當 就把我表妹許字他身為妻 我所以迷
惑我表妹也正是逼他走這個道 殊在我高低把你等來了 獻請你不要客氣 俯允這件事
回頭我略施小術 做為妖怪被你驅走的光景 明天我的表妹自然會蘇醒過來 你就可以
誇張說 把他的靈魂抓回來了 我的表妹一好 不用你說話 我舅父自會向你求親的 你
看這件事怎麼樣 郁康一聽 心裡不禁展轉尋思 怎麼樣啊 無論如何 我不能冒昧答應
倘若他是戲耍我 我若糊哩糊塗的一答應 將來現出這事情假來了 豈不令天下人恥笑
嗎 想着心裡却自打定了一個計較 因點點頭道 你的意思很好 辦法也不錯 只可惜晚
了 女子道 怎麼晚了 郁康道 我已經娶過妻了 女子聽了一笑道 提別的我不知道
談到你無妻室 這件事我已經推算明白了 你不單沒有娶過 暫且連訂下都有呢 這種
話又焉能瞞的過我呢 你的心思 我也明白 這是終身大事 不能魯莽 你雖然見過我

表妹一次 究竟是沒看清 怎能遽而答應 總得慎重一下 這種想倒也很不錯 好在我的表妹就在那屋了 你可要跟我看 當時看明白了 還省得我將來落包廝 郁康聽了 連連擺手道 是不是 我也不必看 實話對你說吧 我志在修道 矢志終身不娶妻室 女子搖搖頭笑道 你是多心了 多心我這是假 恐被我要笑了 這也難怪你多心 本來這種事實在是世所罕有 也能 這事也不必快 你慢慢考查再說吧 請你退到外面去 我要告辭了 郁康一聽 喝 硬往外趕 嘔 他要走 我倒看看他怎樣走法 想着因點點頭 一聲也沒言語 轉身就走 到了門前 啓門帘 要望外邁腿 却霍的回頭看那女子 誰知不看則可 這一看把郁爺郁公朝 嚇了個胆裂魂飛 趕情那女子不似方才那樣面孔 却是煞白的臉 七竅流血 那裡是人 分明是鬼物 把郁爺吓的幾乎喊出來 奮身要望外跑 又要看個明白 正在進退猶豫之際 猛聽得外面 噯呀一聲喊叫 跟着撲通 聲 似出房上掉下一個人 郁爺更是吃驚非小 慌忙望外跑 跑了兩步 心中一想 別忙 我倒要看看他是何鬼物 想着遂抹轉身軀 撩帘望裡看 誰知却不見 那女子的踪影 郁公朝不禁啊了一聲 可就怔在那裡 就在這個時候 忽聽背後有人叫 兄弟 你看什麼 郁康一回頭 見是羅文 由外面進來 後面限定海底撈月葉承龍 遂道 哦 我看妖怪 羅文道 妖怪在那裡 郁康道 已經走了 方才外面是什麼人喊叫 羅文道 唉 別提了 是我 郁康道 你何故喊叫 羅文一皺眉道 唉 提起來令人慚愧 我由房上掉下來了 郁康一怔

道 你怎麼會由房上掉下來呢 羅文道 我和六叔我們倆人 不是各處探看動靜去了嗎 差不多把這一片宅子都繞到 也不見妖怪踪跡 我們就回來了 將到房上 我要望下跳 這麼個光景 忽見由這屋裡 赤的冒出一道火光 就在我的面門上 刷的就過去了 我心裡一害怕 腿兒軟 就由房上掉下來 再回頭看時 那道火光就不見了 我想那必是妖怪 恐怕賢弟你有失 所以趕緊進來 幸喜賢弟無恙 你究竟看見那妖怪沒有呢 是個什麼樣子 是龍首人身哪 這是清俊女子呢 郁康道 不是龍首人身 倒是個清俊女子 可不是他不是妖怪 却是個女鬼 羅文一怔道 什麼話 女鬼 怎麼知道是女鬼呢 郁康道說起來也真有點意思 你們二位請坐 待我和你細講 羅文點點頭 遂與承龍落坐 郁康又望屋裡看了看 確不見那女子的踪跡了 遂也轉身坐下 羅文道 倒是怎麼回事 兄弟你說呀 郁康見問 就把方才遇那女子 所說的言語 詳細說了一遍 羅文聽了 不禁愕然 看了看葉六爺 承龍看 看他 因道竟有這等事 羅文倒吸一口氣道 這可真是怪事 兄弟你的意下 打算怎麼樣呢 郁康道 什麼打算怎樣 羅文道 你成全那女鬼的意思不呢 乾脆說你答應他這件事不答應呢 郁康搖頭道 這種無頭無尾的事 我焉能糊哩糊塗的答應 再說我無故在這兒招一門親事算怎麼回事呢 羅文道 噯 這叫什麼話 不孝有三 無後爲大 愚兄因爲疼惜這身功夫 不肯娶妻 可是我的老師 我的胞姐 常因後嗣青我 遇我娶妻 繼承後代香烟 現在我雖然還固執不肯 可是預料將來 我也未必能固

守這種志向 你現在只孤身一人 更當早娶家室 可是要沒有這種機會也罷了 既然是姻緣前定 你還猶預什麼呢 依我說你就成全那女子的志向吧 郁康聽了 只是搖頭 却不言語 羅文道 莫非你還有別種思想嗎 郁康道 這種無稽之談 我始終不相信 羅文點頭道 啊 你不相信也就罷了 還不知那女鬼以後 怎樣鬧法呢 現在咱們先休息一會兒 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 說着便往後一退身 兩條腿一盤 就跌坐在椅子上 閉目合睛 葉六爺一見 也照樣兒坐好 閉目合睛 調息養神 郁公朝見他二位都坐定了 心想也歇一會兒 誰知心裡却是異常忙亂 竟目坐不住 遂站起身來 到西裡間撩帘兒望裡看 希望那女子再來 誰知却是也無動靜 心想要到東裡間看看那位小姐去 却恐怕羅文他們想錯了 以爲自己有意允婚 遂轉身到椅前坐定 也閉目合睛 心裡却是意馬奔馳 胡思亂想 那裡坐的住 只好用功夫矜持着 直待天交五鼓 郁康似乎困極了 正在朦朧欲睡 忽聽得東裡間 有女子呻吟之聲 郁康一驚 心說莫非女子又回來了 想着便睜開眼睛 慌忙站起 要望東裡間去看 又一想 不對 東裡間是那位小姐 這或者是那位小姐蘇醒過來了 想着微然一怔 就聽身背後羅文那兒問 什麼事郁賢弟 郁康一回頭 只見羅文與葉六爺都醒了 遂道 我聽裡間屋有女子呻吟之聲 我一時聽錯了 以爲是女子又回來了 此刻想起來 東裡間是小姐 這一定是袁小姐蘇醒過來了 正在說着 就聽裡間姑娘那兒叫 春香春香 你給我倒盃清水來我喝 羅文遂用手一指道 小姐要水了 你給送一

歪去吧 郁康聽了 看了他一眼 心中甚是不悅 因想 羅大哥你是規矩人 怎麼跟我開起玩笑來了 想着却不做聲 羅文道你若不樂意去 只好招呼他們人吧 妖康點頭道這倒使得 說着遂邁步望外走 羅文與葉六爺也隨後跟出來 到了院裡 郁康便喊 老員外老員外 此時老員外在外面聽着了 一聽三爺叫 遂帶着人進來 只見三位法官 都在院裡站着了 遂忙向前行禮 叫道 三位法官爺 妖怪可曾捉住了嗎 郁康見問 不由一怔 心說這句話是怎麼答 我說把妖怪趕跑了 伸回頭再來了呢 我說妖精沒來 這也不像話 正在這猶豫之際 羅文向前一步 叫道 老員外 我跟你說 昨天夜裡妖精來了 我這位兄弟 用先禮後兵的法子 先好言解勸 也不用說他是被我兄弟的言語感動 也不用說他是怕我兄弟的法力 他居然善退了 言說從此不再迷惑小姐 現在小姐已蘇醒過來 妖精若從此果然不再來了 小姐可就算好了 你快去看看吧 小姐那兒渴了 要水喝呢 老員外一聽 忙道原來如此 我這先謝謝三位法官 袁福你趕緊着三位法官 到前廳吃茶 我到裡邊看看 也就來相陪 袁福忙答應 遂忙向前 三位法官爺 請隨我來吧 郁康心想 羅爺說的這話倒不錯 女子從此不來了 就算被我勸走了 他要再來時 那就另議了 想着心中自是喜悅 便隨同老人家等到前廳 此時天尚未亮 大廳裡的燈光 點的如同白晝一般落坐之後 從人便打臉水砌茶跟着就把點心端上了 郁康畢竟年青未免有矜功之意 得意洋洋 見點心擺上來 並不客氣便一氣吃飽 就在這個時候在員外由外面進來

老員外進來 重新謝過三位法官 落坐之後 羅興嘔便問 老員外 小姐現在怎麼樣了 老員外滿面陪笑道 好啦 方才吃了一大盃米飯 他自己說 心裡一點也不難受了 只覺得身上有些發軟 那大概是不緊的了 郁康道 沒有關係了 那是他這幾天餓的血脈不甚活動 等養一養就好了 老員外道 可不是嗎 這都是三位法官的恩德 若非你老人家到此 小女就沒有生望了 你真是重生父母 再造爺娘 郁康忙道 豈敢豈敢 老員外不要這樣講 我等愧不敢當 老員外道 卻受了一夜的累 大內沒有歇着 請示三位爺 是先吃飯後歇着 還是先歇着後吃飯 郁康道 我們剛用過點心 先歇着吧 羅文笑道 你要累你歇着吧 昨天妖怪走後 我們睡了一夜 現在不累了 郁康一聽 遂道 我也不累 那麼咱就不用歇着了 就跟他老人家告辭吧 老員外忙擺擺手道 慢來慢來 你待我們有天高地厚的大恩 怎好連盃酒不吃就去 無論如何也請你賞一全臉 飲幾盃水酒 老朽也好稍盡片心 郁康道 不 我們吃飽了 老員外道 吃飽了請歇一會兒 喝一些茶 等天亮用過早飯 豈不很好嗎 郁康點頭道 既是老員外這樣錯愛 我等就叨擾了 老員外道 法官爺 說的那裡話來 你是我家的恩公 理應香花供奉 這還嫌簡慢了 說着 喚了會子問話兒 老員外又問 問無夜勸說妖精的事 郁康當然不能實說 當時編了一套詞兒 含混答過 這時天已大亮 紅日照滿了窻台了 就在這個時候 從人來回 酒飯齊備 老員外便吩咐擺上來 從人答應一聲 當時調開桌案 羅列盃盤 老員外讓三位英雄

上座 自己在主位相陪 親自執壺把盞 給三位斟酒 可稱得是開懷暢飲 酒過了三巡 菜過了五味 老員外忽然放下酒壺 站起身來 抱拳拱手 滿面含笑說道 三位恩公老爺 羅爺等異口同音道 哦 豈敢 老員外有何吩咐 老員外道 老朽有一句話 要在三位 面前奉告 可不知當說不當說 郁康道 老員外有話只管請講當面 老員外道 唉 也皆 因小女 自從被妖精迷住 老朽曾焚香祝禱上蒼 如有能捉妖救得小女的性命者 情願將 小女的終身 許字身旁 侍奉箕帚 如今既蒙郁義士 救活小女不死 理當如約 將小女 許配閣下 但不知恩公的意下如何呢 郁康一聽 忙站起身來 擺擺手道 老員外 你不要往下說了 論情理長者之命 不應推辭 可是有一件 不才已經娶了妻室了 所以你這 番美意 碍難遵命 老員外道 沒有關係 大丈夫三妻四妾 並不為過 你既有了正夫人 我們情願做爲側室 郁康一聽 小老婆他也樂意 這可不好推辭了 想着不由眼珠兒一 轉 心生一計 遂道跟老員外你說 這件事我實在不能辦 因爲我學道法的時候 師傅曾 囑咐過我 不拘在那兒降妖捉怪 不準受人謝禮 要是一受人謝禮 從此法術就不靈了 而且本身還有大災大難 你這番美意 我只好謝謝了 實在不能答應 老員外皺皺眉道 如此說來 你昨夜一夜的累 就算白費了 小女還是不能活 郁康道 怎麼不能活呢 老 員外道 你想情 那妖精是被你勸走的 他依然還能來 你在這兒他當然不敢來 倘若你 一走 他就又來了 小女不是照樣兒還得死嗎 所以惟有你應允這門親事 才能救得小女

的性命 恩公你就應了吧 小老兒這廂有禮了 說着轉過桌旁 真是一躬到地 郁康忙還禮 不由一皺眉 心說這可怎麼辦 他賴上了 這可怎麼教我推辭呢 再要推辭 只好跟他翻臉了 想着因回頭看了羅文 又看了看葉承龍 却見他二人只是抿嘴的笑 也不言語 郁康心中不悅 因想你們二位別看笑話呀 你們倒是替我說句話呀 再看老員外 仍是連連作揖 那意思再要不應 就要磕頭了 郁康實逼的沒有法子了 遂回頭叫道 羅大哥 你是知道的 我是絕不能受人謝禮的 羅文點點頭道 是啊 施恩不望報 這是我輩的本份 謝禮是當然不能受 不過這門親事 倒是可以應 郁康一聽 好麼 我跟他說是希服他能替我解說 誰知他倒說親事可以應 我的羅大哥 你還自稱爲隱士 這是什麼事呀 也是糊哩糊塗的應的嗎 想着立時急紅了臉 遂道 羅大哥 怎麼見得可以應呢 羅文道 老員外說的話 一些也不假 你不應允這門親事 這件事完不了 倘若咱一忽兒走了 那精今晚再來 小姐照舊不是活不了嗎 再說昨天妖精跟你說的是什麼話 你不答應 他是準來呀 咱們前功不是盡廢了嗎 依我說 你就答應了吧 咱又不是軍營講的什麼臨陣收妻犯軍律 我師弟韓秀 還有許多位 一點關係也沒有 你要 是怕老人家多疑 我跟葉六叔可以作証 我想諸位老人家 沒有個不願意的道理 你就答應了吧 郁康聽了 便低頭不語 原來郁爺自聽了那女子之言 心中倒有幾分相信 以爲或者前緣 袁小姐他也看見了 雖然在昏迷之中 可是更顯俊秀 心

裡倒有些願意 可是不即答應的原因 一來不知袁家的底細 二者恐怕他們是戲耍 所以不肯應允 如今見羅爺說出親事可做的理由來 便不禁低了頭不做聲 羅文一見有活動意思了 便湊過郁康面前道 你心裡到底怎麼意思 郁康道 不可應啊 知道他是怎麼回事 他若是賊人一黨呢 羅爺道 那也沒有關係 賊就沒有好的了嗎 再說咱可以先答應他 以後調查 他若不是正道上的 咱就跟他毀約 不算咱不對 郁康一皺眉道 不好吧 大丈夫一諾千金 豈可答應不算 羅爺道 那沒有關係 只要我們調查出要不是正道人來 郁爺倒吸了一口氣道 這種事情答應的嗎 恐怕被人恥笑吧 羅文道 誰耻笑 有我作証 這又不是苟且事 有什麼可耻笑的呢 郁爺猶豫道 我還怕他們這是假 故意緊圈套騙咱 羅文笑道 我的兄弟 他的姑娘給咱 至多食了前言 閨女不給咱了 請想咱有什麼損失 他哄騙咱們什麼呢 郁康道 如此說來 這件婚事可以應 羅文道 可以 你只管慨然答應 決沒有錯兒 郁康因點點頭 羅文遂高聲叫道 老員外 我兄弟已經答應婚事了 這時老員外 因見他二人低聲說話 不便向前 如今一聽 郁爺已經應允親事了 不禁滿心歡喜 忙深打一躬道 郁義士應允親事 不啻搭救小女一條性命 我這裡再謝謝你吧 羅文笑道 別謝了 他這一答應親事 就是你的門婿了 郁賢弟 你該給岳父叩頭了 郁爺無奈 只得站起身來 老員外道 啊呀呀 老朽可不敢當 羅文笑道 大禮不可廢 老員外快請坐下吧 說着拉老員外坐下 郁康只得拜了四拜

隨站起身來，理從人遂都上來。給老員外新姑爺道喜。員外郁康都有賞賜。大家二次入座。重新換酒換菜。開懷暢飲。飲至半酣。老員外忽又站起身來。拱手叫道：「羅老爺，葉老爺，親事已訂了。我想請姑老爺賞給一件信物，做爲訂禮。但不知那件事可以不可以？」

羅文道：「理應如此。有什麼不可以的？」郁賢弟：「你交一件訂禮吧。」郁康一皺眉道：「羅大哥，我身上任何物件也沒有。拿什麼做訂禮呢？」羅文道：「只要是你身上的東西，不拘什麼都行。實在任什麼也沒有，就把你腰帶子解下來，交給員外就是了。」郁康道：「不行，把腰帶子給了員外，我繫什麼呀？」羅文笑道：「喝，我的糊塗兄弟，教老員外再給找一條別的紮呀。」

郁康點頭，遂把腰帶子解下來，遞與羅文。羅爺雙手接過來，轉身又奉與老員外。員外甚喜，遂陪笑道：「羅老爺，你們三位先隨便吃着。我要失陪，到後面把訂禮交付小女。妥爲收存。」羅文道：「好好，你請便吧。」老員外答應，便忙拿了腰帶，出大廳，够奔後面去。郁康吃着酒，心裡回思這件事，還是覺得不大妥當。猛抬頭，只見葉六爺，只是低着頭吃，喝，並不言語。郁康不由心中一動，因想這件事，葉六叔始終沒發一言，這其中恐怕有毛病吧。想着便一歪身兒，湊近葉六爺的身旁，低聲問道：「六叔，怎麼回事？」承龍道：「什麼事？這門親事，葉承龍道：「這門親事不是已經成嗎？」郁康搖頭道：「是成了，我想怕不好吧。」葉承龍道：「有什麼不好的？」郁康道：「這裡邊兒不對，磕兒吧。」承龍笑道：「你今天怎麼啦？怎麼直忸怩作態，一點慷慨的意思也沒有。你管他對磕兒不對磕兒的，不是已經答應了嗎？你淨

等結親就是了 羅文一旁笑道 真是奇怪事 郁賢弟忽然變成這個情形了 未免太囉索了

郁康聽了 不由臉一紅 嗚嗚道 不是我囉索 我總想不安當 羅文道 還是囉索不是

這麼說吧 哥哥的人格 你相信不相信 郁康一怔道 你說的是那裡話來 我對你不單

相信 而且萬分的欽佩 羅文拍着胸脯道 我以人格担保這件事 還不行嗎 郁康聽了羅

文這片話 越發的不好意思 不禁面紅耳赤 向羅文拱了拱手道 是小弟的不是了 請兄

勿怪 羅文一笑 就在這個時候 我見老員外手拿一條藕荷色的綢巾 笑嘻嘻的由外面進

來 羅文等忙欠身相迎 老員外來到座前 且不坐下 雙手把綢巾一舉 笑向羅文道 羅

老爺 這是小女身邊之物 暫做爲回訂 請你轉交郁姑老爺收存吧 說着遂遞過來 羅文

雙手接過 轉身遞與郁康道 郁賢弟 你把這個紮上吧 聽明白了嗎 這是小姐身旁之物

做爲回訂 你要好好的收存 郁康忙伸手接過 繫在腰間 員外遂讓坐 大家坐定 開懷

暢飲 直吃到天已過午 這才酒足飯飽 從人把殘席撤下去 伺候衆人 盪漱已畢 重新

獻上茶來 羅文喝着茶 忽笑向老員外道 員外現在你既和我郁賢弟 結爲骨肉至親 我

們可以對你說實話了 而且還有許多要請教的地方 老員外道 噯 你請講 老朽願聞

羅文道 你當我們是何人 我等并非客商行旅 乃是大清俠義營的將官 在下姓羅名文

字興龍 有個別號人稱鐵掌賽崑崙 這位是葉六爺乃是神鏢將勝三爺的親師弟 他的名

子叫伯雲 表字承龍 綽號人稱海底撈月 你這位姑老爺 姓郁名康字公朝 外號人稱水

底常眠臥潭龍 我們三個人 奉了我家軍師 諸葛道爺之命 來探界水島 不想行經中途 路過一座廟 遇着一個夜行人 進入廟中 我等因暗隨於後 到一處禪堂 就聽那夜行人 跟一位老和尚說話 言說勝三爺 在界水島內 已斷送了性命 我等一答話 他兩個人却忽然不見了 我等望後找 看見一條黑影 因亂黑影 才宛轉來到這裡 請問員外 界水島在那方 離這裡還有多遠 勝三爺是否遇了險 你聽見說了沒有 老員外搖搖頭道 勝三爺的消息 我沒有聽說 界水島離這裡倒是不遠 由此望北過碧液潭 越過北邊嶺 就是界水島的坤寧寨 過了坤寧寨就是界水島的大寨了 羅文連連點頭道 好好 今天晚上 我們不致於瞎闖了 請員外給我們安排一個地方 我們要休息一會兒 天黑時就要告辭了 員外忙道 是是是 你請到裡間安歇吧 說着遂陪同三位英雄 到東裡間 安排他們歇下 不必細表 趕到天色昏黑 三位英雄起來 有從人伺候着 盥漱已畢 又喝了會子茶 老員外遂吩咐酒宴擺上 從人一聲答應 當時把酒菜擺上來 三位英雄心裡有事 不敢多喝酒 微喝了幾盃 便自吃飯 霎時吃喝一飽 羅文遂站起來 要告辭起身 老員外忙道 你何必忙 吃一些茶再走 尙還不遲 羅文道 不客氣了 我等心在急行 實在坐不下去了 就此告辭 他日再見吧 員外道 既然如此 我可以派人領你們前去 因爲碧液潭 只有一座小橋可通 若告訴你 很不容易找 好在離着不遠 命小价引你們前去吧 羅文一聽 忙控手道 這好極了 我謝過老員外吧 老員外忙道 不客氣不客氣

遂命袁答 趕緊喚袁忠來 袁福答應去了 功夫不大 帶了一個從人來 羅文一看 三十多歲 生得非常精壯 員外告訴他 把三位老爺領碧液潭小橋去 袁忠忙答應 遂向三位英雄道 二位老爺 姑老爺 請隨小人來吧 三人點頭 便跟他同他墜外走 老員外在後相送 一直送出大門 羅爺一再相攔 老員外才控口說道 恕不遠送了 三位英雄也控控手 說開再見 便跟着袁忠 離了俠女村 經奔碧液潭邊發 誰知這個袁忠 不走正路 竟走山道 繞來繞去轉了足有一個更次 才聽得前面水流潺潺 三位英雄忙注目望前看 果見前面有一座小橋 羅文遂笑問道 袁管家 前面那座橋大約就是吧 袁忠點頭道 不錯 說着已來到橋前 這時已有二更天氣 明月在天 照在大地上非常光明 看那潭中的水 不愧你爲碧液潭 果然一色碧綠 羅文遂站住道 袁管家現在已到橋了 你可以回去吧 袁忠笑道 羅老爺 我索性領你到坤寧寨不好嗎 豈不又省却多事 羅文搖頭道 不必了 這就教你受累了 請回替我們向老員外致意 謝謝他老人家 袁忠聽了點頭道 既然如此 小人遵命 我回去了 羅文道 你回去吧 袁忠答道 便抹身回家去 不在話下 且說三位英雄 過了小橋 果見前面高聳聳有一帶大嶺 羅文遂道 六叔 郁賢弟 時候可不早了 我等速行 二人一點頭 三位英雄便各一伏身形 施展陸地飛騰法 赤赤赤 望前够奔 這三位要在一塊兒跑上 別看都是過命的交情 可是誰也不讓誰 各把丹田氣一提 努力飛奔 認都的若是被人落在後邊 臉上不好看 要說他們三位的脚程 都差不多

一口氣直跑到嶺下 可是都有些乏累了 因微然休息了一會兒 遂又登山 好在這座山嶺 倒是不難上 趕來到嶺上 留神望前看 就見前面黑壓壓一片 有刁斗燈籠 料想必是坤寧寨無疑了 便順着嶺上望東走 臨近那座山寨了 才由嶺上下來 忽聽那座山寨一片喊殺之聲 在這夜靜更深 聽的非常清楚 三位英雄都不由一怔 羅文道 啊 莫非咱們營中諸位英雄趕到了嗎 葉承龍道 不必猜想 咱們趕緊走 到那裡就知道 說着一伏身軀 先縱下去 羅文郁康便也隨後追來 趕來到了山寨 只見寨門前 台兵都圍滿了 郁康便要望上闖 羅文忙攔阻道 賢弟 先不要忙 我們且看明是怎麼回事 再做計較 郁康道 這兒進不去呀 羅文道 你們隨我來 說着遂同郁康葉六爺望後繞到了寨後 却好裡面沒有人把守 三英雄遂飛身上房 窺房越脊 來至前面 站在房上望下看 却是孟金龍 與金頭虎賈明 被人圍上了 傻小子已經抓了瞎 正在扯着嗓子亂喊 葉六爺見了這般光景 便忍不住一聲斷喝 羣賊休得猖狂 海底撈月葉承龍在此 何因一抬頭 見了房上那三位 都是英風凜凜 他可認識郁康 心中自是吃驚非小 忙虛點一招 縱出窗外 賈明一看來的這三位 都是能打的主兒 真是喜出望外 因喘吁吁的叫 葉六叔 羅隱士 郁大兄弟 你們伏下來吧 這小子就是界水島賊小子何因 殺我三大爺就是他 你們快下來給我三大爺報仇 葉六爺回手掣劍 高聲喝道 明兒休得喊叫 某等來也 說着鸞鳳 三位英雄都由房上跳下來 何因一見 便叫洪奇等諸位兄長 且請退下來

滿奇等一聽 便紛紛退下 孟金龍喊道 小子 怎麼都不打啦 葉六爺忙叫道 金龍 且退下來 孟金龍道 啞啞好 退下來啦 說着轉身走過來 何因却向前一步 衝着郁康一拱手道 呦呦 我當是何人 原來是郁兄 郁兄一向可好 別來無恙 小弟何因 這邊有禮了 郁康也忙抱拳道 豈敢 何兄久違了 不才郁康 這裡拜揖 何因點點頭叫道 郁兄 小弟有一事不明 願教郁兄台前請教 郁康一聽 遂道哦 何島主 有話請講當面 何因道 鎮台老元帥 是我兄的什麼人 你歸降了大清倒沒有什麼 何故忍心 把老元帥逼死 兄長此舉 無乃太過吧 郁康聽了這話 嘆了一口氣道 唉 這件事我郁康就叫有口難分 但是我心自有天知 我也不願意和人分辯 你是文武奇才 最明達不過的人 你可以去考查 老元帥是否是我逼死的 何因聽了 一陣冷笑 在一旁却怒惱了海底撈月葉承龍 把掌中寶劍一擺 高聲喝道 何其偉休得饒舌 郁義士請退下來 待我擒他 說着踏步奔過來 郁康只得往後退 何因一見 遂用手中英刃一指 高喝道 喇 來者你叫葉承龍 葉伯雲點頭道 正是你家六爺 既知某家的威名 就該扔兵刃 束手就擒 你六爺有一片好生之德 還可饒恕於你 如若不然 你來看 說着把寶劍一舉 作了個恨蝠來遲式 用手點指 高聲喝道 管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何因大怒 因喝道 小輩休得口出狂言 來來來 你我一戰 葉六爺一點頭道 你 小輩休走 接招 說着望裡一縱步 左手招劍訣 右手捧劍 白猿獻菓式 照定何因的前胸便刺 何因見來得急 不敢怠慢 忙往旁

一閃身 遞刀扎承龍的軟肋 六爺劍走空了 看刀到 忙往後一縮身 撒劍削他的兵刃 何因看出六爺是寶刀來了 那敢教他挨上 忙撒刀走裏腦纏頭 奔葉六爺肩頭便劈 六爺劍找空了 突見上面刀到 忙往下一矮身 刷的刀擦着頭頂過去 承龍却趁勢望裡進步 劍走進步中刺 奔何因的小腹便扎 何因見來得急 忙溜轉身 葉六爺也跟勢一轉 再進步遞劍 兩個人就打在一處 何因動着手 細留神葉六爺的劍法 可稱得是神出鬼入 招法精奇 刷刷真不亞如龍飛鳳舞 寒光灼灼 冷氣叟叟 何因不由暗暗點頭 人言葉承龍 能爭慣戰 今日一見 果然名下不虛 看來我何其倖 未必勝的了人家 我要格外留神才是 想着便舞動鋼刀 護住門戶 看覷定勢 並不還招 兩人戰有四十多個回合 未分勝負 羅文在旁邊兒看着 見何因的刀法 不敵承龍 遂回頭笑道 郁賢弟 你看見了沒有 何因的本領 怎麼樣 葉六叔足可以制他於死命 按說本領大小 倒是沒有關係 不過他的綽號 未免名實不附 有點吹大氣 什麼叫智驚呂望勇服霸王 他的智是否能驚呂望 咱先不用說 單說他的勇 這樣的本領 能够服霸王嗎 若是霸王就這樣的不濟 那麼古人的書裡 誇讚霸王的話 什麼暗鳴叱咤 萬人皆廢咧 未免太欺人了 說罷 淡然一陣冷笑 羅爺說這話 原是故意教何因聽 令他心理氣急 郁康尙未答言 金頭虎賈明由身後轉過來 答言道 可不是嗎 你說的話一點也不差 他簡直是吹牛 就是他這個本領啊 何因動着手 一聞此言 不禁氣往上撞 因想他們一定訕笑我

三 俠 劍 〔卷五十六集〕

三四

不敢還招 噯 我又何必緊躲閃閃 倒不如與他拚了 也好早定勝負 遂把身法一

變 改守爲攻 一口單刀 似雪片一般 奔葉六爺緊緊攻來 承龍一見 他動了氣

把招數施展出來了 不由心中暗笑 就這麼幾句話 就把你的氣逗上來了 可見你養

氣的功夫 太淺薄了 據此看來 你勇既不能服霸王 智更不足驚呂望 這種綽號

未免太誇大了 想着因見何因的刀 猛的使了個仙人指路 奔自己的咽喉扎來了

葉六爺便不慌忙 容他的刀到近前 往旁邊一閃 一回用手掌中的寶劍 要壓削他的刀

何因一見 忙往後撤刀 却不提防 葉六爺趁這勁兒 使了個順水推舟 刷的便到何因

的脖項 何因一驚 忙往下一低頭 就聽撲的一聲 把頭巾掃落 髮髻立刻蓬鬆下來 還

算他躲得快 未傷皮膚 把個何因吓的 真是魂飛天外 魄散九霄 那敢怠慢 慌忙往後

一坐腰 退出足有八尺 美英雄不由一陣發怔 心說噯呀 就在這個時候 猛聽得案外

當當當 三聲砲響 便有台兵 飛也似的來報 龍虎寨 姜汪二位島主 率人齊到 大軍

已把坤寧寨團團圍住了 何因聞報 心中甚喜 忙留神望寨外看 果見姜汪二位島主 率

同百數十名 隨同台兵蜂擁而至 高叫島主 休得驚慌 未將來也 何因遂高聲喊道 爾

等來得好 速速把他們與我拿下 姜汪早看見對面 單擺浮攔就是五個人 一人當先 年

歲並不大 是個小白臉兒 那裡把他們放在心上 汪新遂叫姜城大哥 你先給我觀敵 我

且捉他們兩個 姜城點頭道 好 你捉倆 那三個給我留着 汪鑫道 行了 你看着吧

響着把手中兵刃一擺 大踏步的奔過來 厲聲喝道 喇 小輩 休得猖狂 看我拿你 那
葉六爺自從掃落何因的頭巾 正要跟上去 追取他的性命 忽聽得寨外砲響 聲勢甚衆
知曉必是敵人來了接應 就在一怔之間 瞥見由寨外擁進一隊來 一人當先 直奔了自己
來 遂忙留神向他打量 只見來人 年紀約在四旬上下 身量高大 漢仗魁偉 胸寬背厚
膀大腰圓 漆黑的一張臉 在腦門子上 却生了許多白錢 花答答的 不大好看 尤
其是他兩道眉毛 往下搭拉着 一雙大環眼 黃山珠子努出匡外 獅子鼻子 大咀岔兒
通紅的咀唇兒 支露四個虎牙 額下扎哩扎撒 半尺多長的黃髯 頭戴青緞色六楞壯帽
迎門茨菇葉 在鬢邊襯一朵白絨球 身穿青緞色短靠 白絨繩十字絆 一巴掌寬的英雄帶
青中衣 青緞子抓地虎 薄底快靴 手持一條渾鐵棍 真有鴨卵粗細 稱得起是威風凜
凜 像說堂堂 口中喊喝着 大踏步的奔過來 葉六爺料想他不是個弱手 遂用掌中寶劍
一指 高聲喝道 喇 來人休得口出狂言 報名受死 汪爺大叫 小娃娃 你要問我的名
姓 姑聽了聽着 俺姓汪名鏞字金鈴 別號人稱竄山跳湖 白額虎的便是 葉六爺一聽
把頭一搖道 無名之輩 你來進招 汪爺一點頭道 好 你休走看棍 說着望裡一縱步
舉渾鐵棍 泰山壓頂 照定六爺的當頂便砸 葉六爺見來勢兇猛 不敢怠慢 忙閃身躲開
接架相還 兩個人就打在一處 汪爺這一條棍還是與不含乎 上崩下砸 裡撥外划 以
力降十會 舞得真如一條活龍相似 呼呼帶着風 就把葉六爺圍住 金頭虎一看 遂回頭

叫 嘿 大小子 孟金龍道 幹麼呀小小子 賈明道 你歇過來沒有 孟金龍道 壓根兒就沒緊呀 小子 賈明道 要是沒緊你跟這個黑子滾滾吧 他跟你對湯 孟金龍點頭道 對 我跟他滾滾 說着便邁開大步 奔了過來 把手中降魔杵 舉 高聲叫道 六叔 你下來吧 這小子跟我對湯 我和他滾滾吧 葉六爺一聽 心中暗想 這種生牛劣馬 還是非得他收拾他們合適 想着便虛點一劍 抹身縱出窗外 孟金龍遂奔過來 眼望着汪鑫笑道 好哇小子 汪鑫收住招勢抬頭看 這個大個兒比自己還高一腦袋 遂用鐵棍一指 高聲喝道 咧 莽漢 爾叫何名 孟金龍一歪腦袋道 什麼玩藝兒 汪鑫 問你叫什麼名子 孟金龍道 小子你活不了啦 怎麼連我都不認識啦 連我都認識我 你怎麼會不認識呢 汪鑫一聽 這話說的多明白呀 自己要認識自己 還活個什麼勁兒 想着遂喝道 咧 莽漢 休得裝傻充怔 報上爾的名來 金龍道 小子 問我的名姓 你可站穩 別回頭吓你一溜筋斗 汪鑫道 胡說八道 報名受死 孟金龍道 我姓孟 我叫孟金龍 小名兒猛兒 有個外號叫混海金鯨 小子你知道嗎 金鯨要是一眨眼就天翻地覆 小子你就歸了位了 汪鑫道 啞 你就是那孟金龍 金龍道 不含糊哇 小子你怕不怕 汪鑫點頭道 我倒久仰你的大名 總想要會一會你 却總未得着機會 今天真是巧的很 你就進來招吧 我倒要看看爾有多大本領 孟金龍一聽 遂道 小子 你這意思我明白 你是聽人說我的能耐大 你心裡不服 你要跟我試試比試 對不對 汪鑫點頭道 不錯 孟金龍道

好小子 可是我得問問你 你是文比呀還是武比 汪鑫道 什麼叫文比 那又叫武比 孟金龍道 要是武比那就不用說了 你憑你那條大棍 我憑我這條大杵 你的棍來 我的杵去 一招一勢憑武力廝殺 要是文武 我看小子你這條棍也够粗的 你的力量一定不小了 咱倆人比比力氣 你把棍橫好了 我跟你棍上砸三下 回頭我把杵橫好了你再照我杵上砸三下兒 咱倆人是一對三下兒 誰力量小誰就歸位 這就叫文比 小子你是願意文比呀 還是樂意武比呢 汪鑫聽了 看了看孟金龍降魔杵 不由心中暗想 這可是一件便宜事 縱使他的力量比我大 可是他的兵刃短 他就吃着虧了 我把棍一橫是多大勁兒呀 他的降魔杵 兩手拿着不合適 一隻手的力量怎麼也搪不住我的雙手 看來這小子 合該命喪我手 倒不如先叫他來三杵再說 想着因點點頭道 這倒有意思 咱們先文戰吧 如吳文戰不分勝負 咱們再武比 你看好不好 孟金龍道 好 可是這麼着 我可得先砸你 汪鑫不由一怔 心說這小子 一點不客氣 就叫他先砸我 量他還把我砸怎麼樣嗎 砸完了我 不教我砸就成嗎 想到這裡 遂點點頭道 行 你先砸我吧 說着騎馬蹲檔勢一站 雙手擎棍 橫上鐵門門 叫道 孟金龍 你來砸吧 孟金龍道 小子你站好了嗎 汪鑫道 站好了 你來吧 孟金龍道 可以 說着把大杵幌了幌 來到汪鑫的面前 高聲道 我可要砸啦 汪鑫道 砸吧 孟金龍便運足氣力 照定棍的當中 猛力砸下就聽當的一聲 火星亂飛迸 汪鑫不由身軀一幌 兩臂膀有些發麻 不禁暗暗一皺眉 羅文站在這邊兒看

着 見這一杵 並沒把他砸得怎樣 可見他的力量不小 看光景 孟金龍這三杵 他足能
擔過了 想着就見孟金龍喊道 小子 真不含乎哇 你再看這下兒 說着把大杵一掄 呼
的又砸下來 就聽當的一聲 火星亂冒 汪鑫不由杵後一退 遂把棍落下來 高聲道 兩
下兒啦 再有一下兒 可就該我砸你啦 孟金龍道 小子你嚷嚷什麼 我還是賴你嗎 你
快舉起來吧 我再砸你一下兒就完了 汪鑫點頭道 好 你來砸吧 說着又照舊站好 孟
金龍把大杵一幌 心中暗想 壞啦 兩下兒沒砸動他 完事不教人家砸行啦 要教他砸
大不上算哪 正自想着 忽聽身後有人說話 混小子麼 你也不想一想 他那兩下擊着
棍 你砸他的當中 他是兩手的力量 你一隻手掄杵 自然砸不動 你若冷不防 他可
偏邊兒 或者往他手上砸 他不就歸一位了嗎 孟金龍一聽 對呀 小小子 真有根砸的
不是嗎 我若往他手上砸 他一隻手怎能擊不住哇 可得穩住了 別教小子看出來 想着
便幌着降摩杵 高聲喊道 小子你留神哪 我可要砸啦 就這一下兒就完了 你就該砸我
了 嘴裡說着 他可並不往下砸 其實賈明說話 汪鑫也聽見了 可是聽不懂他說的什麼
也沒介意 一心想着 你砸完這下兒 我就該砸你了 所以全副精神都放在棍上 竟等
他砸了 焉想到這個傻小子孟金龍 把大杵幌悠着 看他不防備 因運足了氣力 照定他
左手上 高喝一聲 你着傢伙吧 汪鑫一看 他奔偏處 照自己的手砸來了 這一驚真是
非同小可 再想躲時 已是不能 只把把大棍一歪 想要把他的杵下推出去 誰知慢一點兒

就聽當的一聲 一個沒擊住 大棍就在他的左肩 彭的就砸來了 汪翕嘔了一聲 往外一栽歪 騰騰騰斜着出去了幾步 雖然說不算甚重 可是這隻左胳膊 當時就抬不起了 只把他氣的 哇呀怪叫 上了傻小子的當了 何因在旁邊一看 心說 你就別嘯嘯了 人家是傻小子 既說上了傻小子的當 你連傻小子都不如了 豈不更栽了嗎 想着在 一旁却怒惱了翻江倒海赤鬚龍姜城姜本固 把手中兵刃一擺 高聲喝道 咧 猛漢 休得逞能 汪賢魚暫請退下來 待愚兄捉拿於他 說着大踏步的跑過來 汪翕遂忙往後一退 孟金龍一看 來者這人 比汪翕還要兇猛 看年紀就在五旬上下 身量高大 漢仗魁偉 胸寬背厚 膀大腰圓 頭如麥斗 這張臉就跟茄子皮一樣顏色 紫中透亮 兩道珠砂眉 一雙大環眼 黃珠珠子 努出匡外 亞賽兩盞明燈相似 大鷹鼻子 塌山根 翻鼻孔 由鼻孔之中 生出兩撮紅毛 大火盆口支露四個虎牙 頰下一部紅鬚鬚 長至及腹 非常好看 頭戴 頂紫緞色紮巾 迎門茨姑葉 在鬢邊襯一朵藍絨球 身穿一件紫緞箭袖 腰繫英雄帶 大紅中衣妖青緞抓地虎薄底快靴 手持一杆巨齒飛鏢大劈刀 稱得起是威風凜凜 像貌堂堂 孟金龍遂喊道 嘿 這個小子有玩藝 姜本固却不答話 近前來把大刀一舉 無定孟金龍的頂樑便劈 孟金龍在旁樣一閃 高聲喝道 嘿 小子 你忙什麼 姜本固把大刀一撇 高聲道 有話快說 且不要悞了你的吉時 孟金龍道 你渾小子 你孟爺爺杵下 不不不死無名之鬼呀 小子 你明白嗎 你得告訴我你叫什麼玩藝兒 姜城道 翻江

倒海赤鬚龍姜城姜本固便是 你休走接刀 說着 把大刀一舉 彭的又劈下來了 孟金龍喊道 小子你淨忙啊 我教你忙 說着 單臂擎杵 照定他的大刀上 猛力砸去 姜本固却不敢教他砸上 忙變招把大刀一提 玉帶圍腰 奔過來照定孟金龍攔腰砍來 孟金龍碰了個空 不由一怔 突見他的大刀 奔自己腰砍來了 便爺可就炸了 因喊道 小子 淨鬧花招哇 說着 閃身驟刀 接架相還 兩人就打在一處 羅興龍在這邊兒一看 這位姜本固的刀法 可真是絕倫 而且發招慎重 不求有功 但保無過 一口大刀 上下翻騰 把門戶封的是風雨不透 料想孟金龍 決非他人之敵手 遂回頭問郁康 郁賢弟 這個人叫什麼姜本固 你跟他認識嗎 郁康遂答道 不認識 我雖然到此地來過幾次 可是只與何因認識 旁人都沒交過談 此人大約是一家寨主 既有這等本領 料想必是位重要的人物 看光景 孟金龍大約不能取勝 倒不如小弟過去 跟他分個上下吧 羅文點頭道 非賢弟 不足以敵此人 就請你從速前往吧 郁康點點頭 遂回手把戟撤出 雙手一擊 大踏步 來至當場 叫道 金龍兄弟 請退下來 待我拿他 孟金龍道 不行 我一下兒還沒杵上哩 等我杵他一下兒 你再來拿他 羅文一看 孟金龍不肯下來 心說 道得找他的軍師 想着 遂回頭叫 賈明兄弟 你把金龍叫下來 金頭虎點頭道 行行 你別管了 我說大小子 孟金龍一聽 賈明說了話 遂喊道 幹麼呀小小子 賈明答道 你渾小子 你戰了半天不累嗎 人家郁大哥一回還沒戰啦 你先退下來 教他們倆人滾 看不見

嗎 小賊兒都成千累萬了 欺足了力氣忤他們吧 孟金龍一聽 心說 對呀 那還有這麼些小賊啦 跟他打累了 回頭怎麼宰他們呢 想着 遂把大杵一擺 高聲喝道 姑住吧小子 姜本固遂收招往後一撤步 高喝道 你有什么話講 孟金龍道 我歇會兒 教我們的兄弟哥哥跟你滾 小子你可留神哪 他厲害着哩 比我厲害的多 姜本固道 少要多說 他乃是你的替死鬼 且把腦袋寄在你的頂上 等我殺完了他 回頭再宰你 郁康氣往上撞 遂往前一上步 高聲喝道 呸 小輩 休要口出狂言 你可認識某家 姜本固哈哈一陣狂笑道 你又未曾死 我如何不認識你 不義的匹夫 我有心罵上的幾句 一來恐怕悞了你上西天的吉時 二恐怕你污了我的口 不必多言 你即過來受死吧 郁康聽了大怒 厲聲喝道 小輩 休得胡言 看我取你 說着 挺雙戟 往前一上步 二龍吐鬚 照定姜本固的左右二肩便打 姜城深知郁康的本領高強 見他的雙戟到 不敢怠慢 忙往旁邊一閃身 用大刀一壓他的雙戟 跟勢順水推舟 大刀往裡進 奔郁康的前胸便劈 郁康一見忙撒戟往右一跨步 用右手戟在外一磕 他的刀喝聲開 左手戟却使了個挂鱗入洞 奔姜城的軟肋便扎 姜城忙往後一撤步 大刀一立 用力一掛郁康的戟 高喝一聲 開 就聽當的一聲 郁康却忙撒左手戟 右手戟却又使了個鎖喉 叟的照定姜城的咽喉便刺 姜城一見 忙往右滴溜一轉 用大刀一壓他的單戟 跟着使了個攔腰砍 奔郁康的腰際砍來 郁康一見忙往後一撤步 姜城也定住身勢 倆人遂滴溜一轉身 再進身還招 兩

個人就打在一處 郁康動着手 細留神姜城的刀法 使的春秋刀 稱得起 力大刀沉 招法奧妙 刷刷光華一片 竟把自己圈住 郁爺便也不敢怠慢 因把雙戟緊緊 也把自已的滄手絕招 施展開了 這一場惡戰 方稱是棋逢對手 匠遇良材 戰够四十多個回合 未分勝負 可是兵力太重 究竟吃着虧 姜本固可就有些乏了 郁康依然似生龍活虎一般 一對雙戟 上下翻飛 把姜城逼的連連後退 羅文一見 郁康佔了上風 心裡自是萬分的高興 何因一看 姜本固要甘敗下風 不由一皺眉 隨着眼珠兒一轉 心生一計 遂回頭低聲叫 汪魯聽令 汪金鈴一聽 忙向上一步 應聲求將在 何因道 你可急去如此如此 從速預備 不得有誤 汪魯忙答應 遵令 遂抹身悄然而去 何因隨又暗傳一遺密令 曉諭洪奇等 大家預備 遂不慌不忙 看着他們動手 又殺了有二十多個回合 姜城就看出不成來了 只有招架之功 并無還手之力 汗流滿面 氣喘吁吁了 郁康心中非常得意 以爲何因已是敗軍之將 只要把你搬倒 就算是大獲全勝了 想着細留神姜城的招法 想要乘機取勝 就在這個時候 忽然何因那裡 支的一聲呼嘯 郁康不由一怔 姜城却乘他一怔之際 虛砍了一刀 抹身縱出圈外 郁康一見 便高聲斷喝 小輩你往那裡逃 說着要噴後追趕 却爲何因帶着衆兵將 嘩的似潮水一般 退去寨門外去 郁康一怔 回頭看羅爺等 口中高喝 追 羅文却恐怕敵人是計 遂忙高叫 郁賢弟 且慢追趕 郁康便站住脚步 這時姜本固已隨着何因等 退出寨門而來 郁康便叫羅大哥 因何

不追 羅文道 恐敵人是計 我們最好慎重一下 正在說着 忽見寨門外 突的冒起火光 賈明一見 遂喊起來 噯呀 了不得 火起來了 郁爺忙道 莫慌 我等望外圍 說着一伏身軀 就要奔寨門外圍 羅文忙喊道 別望那邊兒圍 我們躍牆而出吧 羣雄一聽這話對 遂紛紛上房 孟金龍可急了 遂喊道 你們先別走 帶着點我呀 羅文等趕到了房上一看 可了不得了 只見圍着寨子的四面八方 火都起來了 賈明道 噯呀 不好哇 小子用火攻計 要大燒我金頭虎 羅文心中却是萬分耽驚 因喊道 諸位 趁此火勢未盛 我們趕緊望外圍 金頭虎喊道 別忙別忙 先等等兒走 這下兒還有一個人呢 羅文忙問 是誰 賈明道 我也不知是誰 反正是好人 教何因那個賊小子 給鎖在床上 我已經應了救他了 現在要不救他對嗎 羅文道 既如此 你趕緊去 把他措上來吧 金頭虎道不成 葉六叔得跟着我 他脖子上的那條鐵練 真有胳膊粗 沒法兒弄開 非用寶刀削不可 葉承龍道好 我跟你去 你任前引路 金頭虎答應是 遂翻身跳下房來 葉承龍相隨 二人進屋中 賈明一看 那女子還在床上躺着了 遂用手一指道 六叔你看 那不是他在那兒了嗎 你向前搭救吧 葉承龍留神一看 不禁說道 哦 原來是個女子 金頭虎笑道 男女不一機是性命嗎 你快向前相救吧 葉六爺點頭 便走近床前 一看果然在女子脖項上 鎖着一條大鐵練 便一伸手把鐵練提起 寶劍尖兒在裡一舒 用力往起一挑 就聽倉的一聲 把鐵鎖削斷 葉六爺隨轉身就走 金頭虎忙喊道 噯 六叔別走哇

六爺問道 什麼事 金頭虎道 你把鎖鍊削斷 就完了嗎 得想法子把他弄着走哇 葉六爺道 不管 那是你的責任 金頭虎道 不管拉倒 我的責任我担 說着遂來到玉芝面前 叫道 嘿 我說大嫂 你快起來 讓我揹着你走吧 可不是我吓唬你 這案子四圍火起來了 遲走一步 可就要燒死了 玉芝聽了 慢慢的坐起來 叫道 這位義士爺 你請逃走吧 我已是不願活着的人了 你帶着我也是麻煩 賈明道 別費話 我要嫌麻煩 我壓根兒就不來救你了 快走吧 說着一拉玉芝的胳膊 就把玉芝揹在身上 玉芝到了此時 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只得往他身上伏 賈明就把玉芝揹起來 邁開大步 望外便走了 出了屋門 只見葉六爺已縱到房上去了 賈明可就咧嘴了 因道 噯呦 我揹着人上不去房啊 大小子 你把他扔上去吧 金龍道 不行 可就摔死了 說着回頭看 寨門外的火 已把房子都燃着了 再看四面八方 火光燭天 金蛇飛舞 賈明不由梁脚道 這可麻煩了 玉芝一聽 遂道 義士爺 你把我放下吧 何苦因為我一個無用之人 傷損你有用之身呢 賈明不耐煩道 你別都囊 我們做事向來有始有終 既想救你 一定得把你救出去 救不出你去 要死咱們倆人連大小子咱們都死到一塊兒 玉芝聽了 便不再言語 就在這個時候 忽然房上有人叫 賈明怎麼還不上來 金頭虎抬頭一看 見是葉六爺 遂忙喊道 六叔啊 我倒是打算上去 可得上得去呀 承龍道 上不來 你們揹着他望後走吧 我後們要從面闖出去 到後寨再設法弄他躍牆就是了 說罷 遂轉身竄房越脊 追趕羣雄

原來羅爺已經看明白了。何因用的是火攻計。在坤寨寨的週圍，堆滿硫磺焰硝，乾柴、藥枝等類，用火點起來。他的兵却打着外圍子，都是箭在弓上，弩在匣中，只要他們圍外一圍，便箭弩齊發，任你通天的本事，也要射你個人刺爛。要是不望外圍，就活活燒死。在坤寨寨中，要說何因這條計，真叫毒狠。羅文看明之後，因見前面左右是何因，姜城、汪鑫三個指揮，料想不好望外圍，後面無人指揮，或者容易些。正自思想，葉六爺到。羅文道：「六叔，賈明呢？」承龍道：「他在後面，救的原來是個女子，也不能行動，大約還得措着。」羅文道：「既然如此，你趕緊回去告訴他們，要是措着人不好上房，教他只管望後奔，到後寨牆會齊。」一同望外圍。葉六爺點頭，遂轉身又回去，站在房上望下一看，賈明措着女子，正轉悠哩。承龍這才告訴他，教他往後奔，隨轉身追上羅文。大家竄房越脊，來至後面，只見寨牆外，火熱熊熊，大家免強躍上了大寨牆，但見火光一片，烟薰的睜不開眼。耳邊聽得外面喊殺連天，恍惚見那台兵，裡三層外三層，圍了個水洩不通。各持弓箭，弩匣，真是聲勢赫赫。羅爺不由一皺眉。郁康道：「諸位，你們在我身後跟着，待我當先往外圍。」羅文道：「賢弟且慢，此刻望外圍，大約不容易。」郁康道：「怎麼？」羅文道：「這個火太大，我們往外圍，恐怕衣裳要被燃着。」對面再放箭，我們可就危險了。」郁康一皺眉道：「此刻不往外圍，難道等那火着眼前燒死嗎？」羅文道：「這種火不能總圍着燒，因為這火是他們放的，所燒的是些乾材木料，等把這些木材燒完，燃着了房子，就不能着的。這樣整齊了。」

看那裡沒火 再望外圍就容易了 郁康點點頭 遂抹身跳下墻頭 找了個僻靜所在 落坐稍息 就在這個時候 賈明揹着玉芝 拉着風箱就來了 呵赤呵赤喘的 真是上氣不接下氣 孟金龍在後邊還一勁催 遂叫道 嘿 小小子 快點兒走 快點兒走 葉六爺便往起一站 把手中寶劍一幌 叫道 賈明這邊來 金頭虎一看 羅文他們都在這裡 不禁心中大喜 遂走過來 把玉芝在地上一放 長出了一口氣道 嗟呀 可累死我了 羅文看了看玉芝 也沒言語 孟金龍道 嗟 怎麼還不往外跑 你們倒歇起來了 羅文道 等一會兒再往外圍 你先在這兒歇會兒 孟金龍點頭 遂往地上一坐 賈明緩過這口氣來 看了看四外的火 說道 嗟 我說諸位 這火越着越大 你們怎麼倒穩當了 難道等着火葬嗎 承龍道 不要胡說 等火勢稍殺 我們再往外圍 賈明道 什麼話 等火勢稍殺還有這個事 火不是越着越大嗎 承龍 搖頭道 你不懂 不必多說 賈明道 喝 還不教人說話 先等等吧 我先看看動靜再說吧 想着便一聲不響的來到房檐下 飛身上房 望外一看 傻爺可就咧了嘴了 但見四面八方 火是越着越大 賈明着急 忙回過頭來喊道 你們還忍着呀 再遲一會兒 火就着到眼前了 說着那寨墻連房子都着起來了 孟金龍翻起來 叫道 小小子 你別淨瞎喊了 要望外圍 得推倒下這堵墻 你下來幫着我拆墻 賈明一聽 對 我幫着你拆墻 說着便由房上跳下來 孟金龍幌動掌中降魔杵 直奔墻下 賈明相隨 來至墻下 倆人每人一條杵 照定墻上一路亂杵 誰知墻修的太結實 杵

了半天沒杵動 賈明一看 遂道 大小子 別杵了 咱的傢伙不行 咱得找拆牆的傢伙吧 孟金龍道 什麼是拆牆傢伙 賈明道 最好有個房坨就行了 孟金龍道 這個時候上那兒找去呀 賈明想了想 遂道 有啦 沒有房坨有條案也行 咱進屋找有條案沒有 孟金龍插頭道 對 我找去 說着便闖進屋中 只見迎面正有一座條案 孟金龍便把大杵往後一點 大踏步奔過去 也不管上面的陳設 把條案單臂携起欵哩嘩啦 劈赤吧喳 什麼叫胆瓶 那又叫做帽鏡 一件也沒留 簡直是滿摔 孟金龍一手挾着退着往後走 到了門前 條案橫住出不去了 傻爺用盡平生之力 真怪就是出不來了 急的他直喊小子 怎麼出不去啦 金頭虎在外邊兒看着 這個樂呀 遂喊道 大小子 說你是渾小子 你是總不服 你這簡直是城門過不去扁担了 你把條案豎過來 不就出來了嗎 孟金龍一想 對啦 我真是渾小子了 想着便忙把條案豎過來 出了屋門 直奔後寨牆 到了牆下 用盡平生之力 把條案往牆上一衝 就聽當 呼啦一聲 牆就倒了一個大豁口 外面的火 呼的一噴進來 趕情這個時候 牆被火燒的已經焦了 所以一衝就到 孟金龍被烟火噴的 不禁往後倒退 口中喊道 喝 好大火 金頭虎道 大小子 你就得趕緊拆 牆拆倒了 要把火蓋滅 我們可就算出去了 孟金龍道 對 拆個囚籠的 說着挾着一條杵 當當一個勁兒的砸 羅文一看 傻小子這個主意還真有道理 遂忙縱起來 叫道 金龍兄弟 慢一點兒 我幫助你砸 說着在後幫忙 兩人的力量 希啦呼魯 霎時之際 把牆都拆塌下了 果

然把火勢壓下法。羅文大喜，遂把兵刃撤出來，高聲叫道：「諸位弟兄，趁此往外圍啊！」郁康聽了，把牙關一咬，遂伏身闖出去。孟金龍把條案一扔，亮出大杆，隨後奔出來。羅爺也一手十三節鞭，一手持折鐵刀，也跟着往外圍。葉六爺一伏身，也在外圍。賈明一伸手，遂把葉六爺拉住了，叫道：「六叔，你別走哇！」葉六爺道：「不走怎麼看呢？你快撒手！」賈明道：「你走他怎麼辦？」說着回頭一指玉芝，承龍道：「那是你的責任，我不管。」賈明道：「我知道是我的責任，可是我負不起來呀！」我的六叔，這麼辦，我指着他，你也在前後保護着，要不然我顧的了人，顧不了驪暗器，倘若飛來一箭，釘在我的咽喉上，我就歸位了！」我的六叔，你說是不是？」葉承龍一聽，一點頭道：「說的是，你法背他，我負責保護你們。」賈明大喜道：「好，你候着，說着遂跑過去，把玉芝措起來，往外便圍。」葉六爺手持寶劍，在旁隨護，却見郁康等在前面舞動兵器，撥打雕翎，拚着命的往外圍，怎奈敵人箭弩如雨，闖了半天沒闖出去，反到漸漸的退下來，原來何因何其偉，一看姜城戰不過郁公朝，料想憑武力是絕對不成，必須以智取勝，遂命汪爺曉諭衆台兵，搬取乾柴木料，堆積在大寨四外，撒好硫磺焰硝，用火點着，隨來報與何因，何因聞報，便打了一聲呼哨，把姜城撤下，大家嘩啦退出寨門，外面敵人全都預備好了，自己人一出來，便把火點着，何因遂傳令，命汪爺守左，姜城守右，洪奇等三人，在四面指揮，都促兵士多預備強弓硬弩，雕翎箭，透甲錐，只要敵人一露頭，就亂箭齊發，切勿放走了這幾個小輩，姜城等應聲。

遵命 便分頭去了 何因遂傳令兵士 一體留神 提防他們往外圍 誰知開了半天 裡面
一些動靜也沒有 何因納悶 繼而一想 立時明白了 哦 他們一定驟向後面去了 必是
料到後面無人把守 覺得容易往外圍 我三位哥哥 還真恐擋不住他們 我得急趕到後面
看看去 想着便忙傳令 聽諭頭目人等 小心防守 切不要放走敵人 隨帶着自己親隨台
兵 够奔後面來 到了後寨塔 只見洪奇等 分爲三處 正在指揮台兵 加緊圍守 何因
遂大聲叫道 洪二哥 可有敵人 奔這邊跑來嗎 洪奇道 方才在火光中 見他們已都上
了塔了 不知因何 又都回去了 何因一皺眉頭 遂道 必是因爲這裡火大 不好望外圍
所以又回去 別尋道路去 你可急去快查巡查 不拘那裡 如見他們望外圍 急速報
我知道 洪奇應聲得令 便順着隊伍伏身跑下去 何因就在此處 督促台兵 小心防守
不大的功夫 忽聽冬的一聲響 再看後寨塔塌了一塊 何因一見 便知他們是要拆塔往外
圍 遂由頭目手中 把梯子奪過來 邦邦邦一陣梆子響 衆台兵立刻把鳴翎箭 認扣填弦
使弩的把弩匣都舉起來 何因邦邦邦三通梆子響 弓箭手都把弓箭拉開 竟等三通梆子
響 就要弩箭齊發 這時裡邊兒早把塔砸塌下 頭一個就是孟金龍 手持降魔杵 由裡
邊圍出來 緊跟着就是水底常眠臥海龍郁康郁公朝 鐵掌賽崑崙羅爺 跟隨郁康背後 二
個人跑 恰成一條線兒 何因那敢怠慢 邦邦邦三通梆子響 衆台兵弩箭齊發 羣雄一見
便忙用兵刃撥打雕翎 無奈雕翎箭容易往外撥打 弩箭因爲太小了 沒法兒往外打 孟

金龍身上 早中上兩弩 遞喊道 這個不行啊 我受不了 說着便漸往後退去 郁康把牙關一咬 奮身當先 努力往外闖 怎奈對面弩箭 恰如雨點一般 實在不能往外闖 只得也漸漸退下來 羅爺一看 簡直是闖不出去 只好也退下來 另想別的辦法 賈明一見這道 咦 諸位怎麼又退下來了 孟金龍道 可不退下來 那個毛毛杆兒太利害 賈明道 你混小子 你不會用大杵撥打雕翎嗎 孟金龍道 你說的這麼好聽 你在頭前闖 羅文道 別亂了 咱先退到牆裡去 慢慢想法子再說 羣雄一聽 也只好如此 便又退入牆裡 葉承龍道 何因這小子 怎麼又跟在後邊來了 這厮不愧人稱智驚呂望 我們的心神氣兒 竟被他猜破了 就是這樣嗎 咱偏要在他的防地闖出去 教他也看看我等的本領 郁康道 好 如此某家當先 羅文連連擺手道 別忙 我們且休息休息 耗耗他們的精神然後再做道理 郁康點頭道 好 那麼咱們休息休息 說着大家往裡走 離火遠一點兒 隨便自動着休息 羅爺不時的到牆豁處 探頭往外看 只見衆台兵 仍然是箭在弦上 前把如托泰山 後把如抱嬰兒 那還都翻着了 羅爺不由心中暗笑 心說再翻一會 他們的胳膊也就酸了 想着再看何因 托着梆子 目不轉睛的往裡看 羅文怕被他看見 忙撤身回來 金頭虎道 咦 羅大叔 你笑什麼 羅文笑道 賈賢弟 你不要這樣稱呼 我笑那些台兵們 還拉着弓在那兒翻着了 再有一會兒還不累呀 我們再乘機往外闖 就可以出去了 金頭虎一翻母狗眼道 是嗎 我看看去 說着恰巴羅圈腿 來到牆下 探頭往外

看 見了台兵這種情形 也覺得好笑 心說何因小子 搗靈呀 他也不教他們歇一會兒 再回頭怎麼往外發箭哪 想着忽見何因一伏身軀 由靴桶之中 撒出一面令字旗 高高一舉 就見衆台兵 見何因舉旗 忽然往後退去 賈明納悶 心說這是怎麼回事 却見由後面從人空之中 又竄過一隊台兵來 也都手持弓箭 賈明頓時就明白了 心說不好 他們這是換防啊 羅爺這一卦是白算了 若容他們換好了 這都是生力軍 還怎麼往外闖啊 不如趁這機會 往外跑吧 想着遂抹身跑回來 叫道 羅爺 你這一卦白算了 他們換防了 趁這時候咱往外闖吧 若等他們換好了 咱就出不去了 羅文一怔道 是嗎 那麼咱趕緊往外闖 郁公朝一聽 一伏身軀 頭一個兒跑下去 緊跟着就是孟金龍 葉六爺使用劍指點叫 賈明 快把女子揹起來 賈明道 行 這個是我的活兒 說着就把玉芝揹起來 大家呼的往外一闖 何因在外面正在指揮換防 忽見郁康由裡邊闖出來 他那敢怠慢 邦邦邦一陣梆子響 跟着二通梆子又響 衆台兵亂弩齊發 郁康忙舞動雙戟 撒打關劍 當時可就闖不上去了 孟金龍 羅興龍也是往前闖兩步 跟着又退下來 葉六爺在賈明的身旁 督促他往上闖 賈明一看 對面這些弩箭 兩眼都花了 急忙閃躲 猶恐不及 那裡還有功夫往上闖啊 急的葉六爺直築脚道 你倒是往前去啊 賈明喊道 走不了哩 我的葉六叔喂 看不見嗎 他們又都退下來了 葉爺忙留神看 果見羣雄又都退下來 羅文十分着急 因道 還是闖不出去 我等且退 葉承龍道 再退就更闖不出去了 諸位

隨我來 說着一次身軀騰上去 與頭等一見 也這後跟着闖 只聽前面 邦邦邦 梆子響的如爆豆一般 刷刷刷弩箭平亞如驟雨相似 葉六爺手持寶劍 撥打鵬翎 雖然箭如飛蝗 葉六爺可橫 心了 豁出我這條性命不要 只容我闖到台兵面前 砍他等 衝亂他的陣角 我雖死 我的朋友可就都活 豈不省得同歸於盡 葉六爺定這種主張 所以不避生死往前闖 羅爺 郁公朝 也都看出葉六爺番意出來了 到了這生死關頭 誰也不能退後 也都拚着命的往下闖 真是猛虎下山 怪蟒翻身 般的闖上來 何因一見手裡敲着梆子 口中更打了一聲呼哨響過去之後 突由敵人隊後 飛入無數道的火光 羅文大爺忙留神看時 趕情人家隊後 還預備着火箭 如今似火龍 般的射進來 羅爺大驚之下 偶一疎神 身上連中一兩箭 所以羅爺有橫練的功夫 不是致命處 射上也是無妨 可是連想葉六爺 他身上不定要中幾箭 趁早往後退 拚命也是白白的犧牲 想着正要赤叫葉六爺 趕緊往後退 猛見敵隊忽的一陣大亂 隊後一片呼聲 了不得了 利害呀 來了 黑白煞神 棍真往腦袋上打呀 快跑呀 羣雄不由一怔 那台兵一聽後隊亂了 立時都害了怕 不住的回頭看 這箭來的就不甚勇了 羅文大喜 心說這一定來了救應了 趁此不往外闖 還等何時 想着遂喊喝羣雄 大家往外闖 就在這個時候 突見敵隊 嘩的一亂 衆台兵四散奔竄 瞥見由外面飛也似的闖進來兩位英雄 頭一位一身白服色 手持一條亮銀棍 後面那人身量高大 臉黑 衣裳黑 手便一對喪門螺絲棍 也是黑的 這兩黑

一白 三條棍把衆台兵打了個落花流水 真是叫苦哀哉 細看不是別個 頭裡走的正是飛天玉虎蔣伯芳 後面跟的却是渾勇金剛鐵飛龍 看官你道 他們二位這是由那兒來 原來蔣五爺自從雙陸仙師等 進 青峯寺 他與孟金龍鐵飛龍兩個 圍着廟繞灣 預備雙陸仙師等萬一發生不測 他好帶着二猛 進廟打接應 及至等了半天 不見廟裡動靜 却漸漸來到廟後 蔣五爺一想 我別儘自處在外邊兒等着 我應該到裡邊兒看一看動靜去 想着便叫道 金龍 飛虎 二人答應 噯 蔣五叔 伯芳道 你們倆人在這兒等着 我到廟裡去看看 如果裡邊兒有什麼事 我再招呼你們來 你們可千萬不要走開這裡呀 金龍道 對對 你去吧 他們裡邊兒 要是滾上 趕緊給我來信兒 我法打禿驢小子們去 蔣五爺點頭道 好 你們等着吧 說着遂躍牆而入 却見是一座花園 花草不甚茂盛 現出荒涼的景色 蔣五爺手持盤龍棍 大踏步的望前走 正行之間 忽聽前面呼呼的 也不曉是什麼東西響 蔣五爺心中很驚異 兩脚便各處找尋 忽見前面蓬草叢中 叟的竄出一隻猛虎 把蔣五爺嚇了一跳 不禁呀了一聲 便站住身軀 細看那隻虎 通身黑黃色 真有莽牛那麼大 張牙舞爪的奔了蔣五爺來 蔣五爺向來沒見過這個 心裡也是害怕 可是却不肯跑 把手中盤龍棍一擡 預備和猛虎 拚 可怪那隻老虎 走着走着 離着蔣五爺還有兩丈來遠 忽然不往前進了 衝着蔣五爺直支牙 呼呼的叫着 蔣五爺一皺眉 心說這是怎麼意思 莫非他怕我手中這條棍 不能啊 那有老虎怕人的道理 想着使目不轉睛的看

看牠 却見那隻虎 只是伸腰 搖頭 擺尾巴 並不往前進 半晌蔣五爺心中一動 因想看他這意思 大有攔我不教前進的意思 我若教畜生給擋回去 還稱得起什麼飛天玉虎 今天我倒要學 學古人 打一回猛虎看看 想着便大踏步走過來 到了老虎的面前 却見那猛虎 仍是巍然不動 蔣五爺遂把牙關一咬 亮銀盤龍棍朝天一舉 照定猛虎的當頂 用力往下砸 就在這個時候 忽聽前面有人喊 喂 你這個人好沒有道理 那是我們的家老虎 又沒招你 又沒惹你 你憑什麼要打 蔣伯芳一聽 這棍可就落不下了 因住後倒退 抬頭觀看 只見在對面站着一個小孩兒 至多有十一二歲 梳着個衝天杵 五官清秀 雖只穿了一身褲褂兒 却似玉琢粉裝 伶伶俐俐的樣子 蔣五爺心中自是驚異 因把盤龍棍往身後一背 用手點指 叫道 咧 小娃娃 這虎是你的嗎 小孩兒笑道 可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難道還是你的嗎 蔣五爺搖頭道 這虎是你的 我却不信 小孩兒笑道 你不信 我一叫他 他就上這邊兒來 蔣五爺一聽 遂道 你叫一個我看看 小孩兒笑道 這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貓兒回來 說也很奇怪 小孩將才叫完了 那隻虎蹦蹦跳跳的轉身掉頭 奔了小孩兒去 蔣五爺一皺眉 心說這真是他養活的 看不出這個小孩兒居然能伏虎 足見是一位奇人了 想着就見那隻猛虎 到了小孩兒近前 小孩兒伸手一捂他的腦袋 笑道 以下 那虎也真聽話 四腿一屈便臥在地上 小孩兒隨着一跨身騎在虎背上 笑向蔣伯芳道 你看是我的不是 蔣五爺點點頭 遂走過來 和顏悅色的道 這位

小弟弟 你在那裡 姓什麼名說 這隻虎何以聽話 可是你從小養起來的嗎 小孩兒一聽 還笑道 你問這個幹麼 蔣五爺道 原爲我不明白 你小小的年紀 居然能伏虎 一定是位奇人 所以我問你 小孩兒一搖頭道 我不是奇人 我師傅才是奇人哩 他善曉過去未來 算知今日今刻 你必然來到這裡 所以命我來請你 蔣五爺聽了一怔 遂道 啊 你師傅是誰 叫我何事呢 小孩兒笑道 這是問題 我師傅都不教我對你說 你要是有胆子 只要跟我走 見了我的師傅就知道了 蔣五爺倒吸了一口涼氣道 這種話我可不相信 他知道我是誰嗎 小孩兒道 怎麼不知道 你不是飛天玉虎蔣伯芳嗎 你的師傅不是艾道爺嗎 蔣五爺愕然道 啊 是啊 小孩兒笑道 你不要猶豫心不定 只管放心跟我走 準有你的好處 蔣五爺一聽 心中暗想 你既知道我的師傅 或者他師傅與我恩師有舊 再說他的話說的很氣人 有沒有胆子 我蔣伯芳還有猶猶懼怕的嗎 想着遂道 我跟你到那裡去 小孩兒笑道 去見我的師傅呀 蔣五爺道 你師傅在那裡 從此有多遠 小孩兒道 不遠不遠 就在這西邊兒 出廟不遠就到了 蔣五爺點頭道好 既然如此 我跟你去見他就是了 小孩兒笑道 好極了 你累不累 蔣五爺不明白 這話的意思 因道 什麼累不累 小孩兒道 你要是累請來騎這虎 蔣五爺一聽 心說這個有意思 牛馬我都騎過 沒騎過虎 不知道虎背上怎麼個光景 想着口中說道 你已然騎着了 我又怎好勞你徒步 小孩兒道 不 咱們倆人騎呀 蔣五爺道 他禁的住麼 小孩兒笑道 你道話

說的太傻氣了 一匹馬尙可駝得許多人 何況是一隻虎 你只管來騎吧 不要害怕 決不
不掉你 蔣五爺聽了 不由臉一紅的心說 對呀 虎是猛獸 較比馬的力量大的多 我正
是多此一問了 想着嘴裡便含混答道 好 我謝謝你 說着便走過來 小孩兒往前挪 擡
教蔣五爺跨在虎背上 隨笑道 你可坐穩了哇 蔣五爺點點頭 小孩兒便鳴了一聲 用
手一指西邊兒 那隻猛虎便站起來 掉轉身軀奔西走去 蹣跚蹣跚的非常平穩 蔣五爺覺
得很有意思 心說將來回國的時候 我也弄隻虎騎騎 倒很別致呢 想着已離西牆不遠
小孩兒忽回頭笑道 你可坐穩了哇 蔣五爺點點頭 却見這隻虎 漸漸的快到了牆下 忽
然騰身一躍 竟竄過了牆 蔣五爺未防 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 不用伸手一抓小孩兒的
胳膊 小孩兒回頭笑道 對 你抓住了吧 教他快點兒去 說着嘴裡鳴夕了兩聲 這隻
虎就跑起來 什麼叫高山 那又叫深淵 老虎是連滾帶跳 蔣伯芳留神一看 兩旁的山水
樹木 旁有一間茅屋 小孩忽然鳴夕兩聲 這隻虎走的慢了 蔣五爺不禁長了一口氣 才
鬆開 小孩回頭笑道 你覺得有意思嗎 蔣伯芳搖搖頭道 跑的太快 小孩兒笑道 你
騎不慣 騎慣了就好了 蔣五爺點點頭 隨問道 到了嗎 小孩兒點頭道 到了 說着用
手一指茅屋 笑道 就是那裡 伯芳點點頭 這隻虎已來茅屋門前 虎就站住了 小孩
兒笑道 請下虎吧 蔣五爺縱下虎背 小孩兒也下了虎 隨一擺手道 你去吧 虎點了點
頭 一抹身軀 順着山道跑下法 小孩兒笑道 你在這裡候一會兒吧 我給你買一慶兒

去 蔣伯芳點頭 小孩兒啓竹籬進去 蔣伯芳把盤龍棍裝入套內 往背後斜着一插 把身上的塵垢拍了拍 恭恭敬敬的站着等候 誰知等了半晌 也不見小孩兒出來 蔣五爺心中納悶 這是什麼意思 莫非他沒在家 說是他沒在家 你也該出來 把我請進去 到這邊等着去 那有不見面的道理 想着便要闖進去 又一想 不好 未免太無理 我再等一會兒 如果還不出來 我再敲門 也還不遲 想着耐心等候 直等了有一盞熱茶之功夫 才見籬籠一啓 小孩兒由裏面出來 衝着蔣五爺點頭 蔣五爺便湊過來 問道 怎麼樣 小孩兒低聲笑道 我家師傅有請 你隨我進來 蔣五爺點頭 遂同小孩兒邁步進來 只見這屋中 是兩間一通連 屋中任什麼東西也沒有 只迎面有一張獨床 在床上端坐來一位女道姑 看年紀也就在二十多歲 清水臉兒 清秀得一塵不染 漆黑的青絲 挽着道髻 身穿藍布道服 白護頰 手持拂塵 坐在那裡 見蔣五爺進來 一動也不動 蔣五爺一皺眉 心說這是他師傅嗎 怎麼這一年年紀 想着不住用眼看小孩兒 小孩兒一笑 用手一指道姑 笑向五爺道 這就是我的師傅 隨頭叩 師傅 這就是蔣伯芳 弟子奉命把他叫來了 道姑點頭 念了聲無量佛 伯芳無奈 只得向前躬身一揖 叫道 仙長 在下蔣伯芳 這廂有禮了 道姑點頭道 伯芳免禮 一旁坐下 蔣五爺一聽 心說這口氣大了 想着因說了聲謝坐 忙回頭看 沒有座兒 心說這不是開玩笑嗎 沒有椅子 我坐在那兒 想着看見小孩兒 由屋角搬過個石墩來 放在一旁 蔣五爺遂即坐下 道姑

叫道：「伯芳，你師傅近况可好？」蔣五爺一聽，是老前輩的口氣，可是無論如何，他的歲數還多了。雖如此想着，口裡不能不答。因道：「做師好，承問承問，請問仙長，道號怎麼稱呼？」道姑搖搖頭，遂回頭叫道：「虎兒，把他領出去吧。」此子目無尊長，不能跟他講話。另喚別人來，說着把二目一閉，默默無語。蔣五爺心裡這個氣呀，看他這番做作，哦，我還是目無尊長，你這一點年紀，我知道你是誰呀，就是這二年，要是那二年的脾氣，早打上去了。想着却把氣壓了又壓，忙站起身形，行禮陪笑，叫道：「仙長勿怪，在下年青，難免禮儀不週，望祈恕過。」道姑聽了，忽然睜開眼睛，念了聲無量佛，貧道知你驕傲之氣，高過九天，如今居然肯說出這幾句話，却也難得。足見你的功夫長進了，你且坐下，聽我細細對你說。蔣五爺點頭，遂即坐下。道姑道：「我這個言語舉動，你所以不肯相信的，是因為我年青，你那裡知道，我的年紀已然不青了。實對你說，我今年已五十有二，跟你恩師常在一處走的，有一位紅衣女道姑，那就是我之師兄。蔣伯芳一聽，遂霍的站起身來，因想：他若果是紅衣道姑的師弟，可真是我一位老前輩。若看他這番舉止，以及小孩兒的本領，大約不是假話。我未免太失禮了，如此想着，所以站起身形，拱手道：「哦，原來你是師叔小侄，不知，多有怠慢，望祈師叔原宥。我這廂有禮了，說着遂屈膝跪倒。瓊金山，倒玉柱，納頭便拜。道姑把拂塵一擺，笑道：「伯芳起來，坐下講話。」蔣五爺答應，是，便站起身形，後又坐在一旁。道姑道：「伯芳，你的師兄勝子川，已然作古，你可知道。」蔣五爺聽

了 心中一慘 忙答道 弟子倒是聽見信息了 只是未見確實 道姑遂長了一口氣道 他確已故去了 可嘆他英雄一世 結果如此 真是傷盡英雄之心 但有一件 他今年已是八十多歲的人了 縱死也不算壽夭 他的命星 這一世犯奔波 犯瑣碎 現在既歸極樂 他倒安逸了 你們就不必庸人自擾 報仇二字 很可以不必了 不如分散 各自回家去吧 蔣五爺一聽 這叫什麼話 白白的喪了命 不教我們報仇了 這說什麼 庸人自擾 這種口吻 未免太偏 恐怕他與界水島有些關連吧 心裡想着 口中却道 這話不然 想我等與我勝三哥 都是誓同生死 我們所以幫他下台城擒二蟹 請國寶 就是希望能夠全始全終 把我勝三哥安然保回家中 這才是我等心意中的職志 如今不幸 我勝三哥在此喪命 請想我等還怎麼回去 決定以死相拚 給我勝三哥報仇 道姑聽了 搖搖頭 念聲無量佛 你們雖有此心 但是力有未逮 所謂以死相拚 也是白白犧牲 何必送命呢 我勸你們還是回去吧 蔣五爺聽了這話 騰的火就撞上來 這要是前二年 早就沒有好言語對答了 如今把氣兒壓了又壓 却冷笑了一聲道 只好盡人事聽天命 我等雖死無恨 道姑微笑點了點頭道 這一說你心如鐵石 一定要報仇了 蔣五爺點頭道 是 我決定報仇 就是粉身碎骨 也在所不惜 道姑點頭道 好 只是你的朋友 未必都是你這樣的心腸 蔣五爺一搖頭道 不然 我勝三哥的親朋 都是誓同生死 蔣伯芳不過是追隨他們背後而已 道姑點點頭道 好 爾等果然有這等堅決的魄力 我可以指你一條明路 你

由此下山 一直往西 出谷口 行約二十里 有一片小湖 在湖心有一小島 在那島嶼之上 有一座村莊 村莊四外遍種桃花 即名之曰世外桃源 在那莊村之內 住着一位隱士 他與勝子川 也是故舊之交 你可以前去求他 因為他深悉界水碧液等各處的地理事情 他若肯出頭相幫 要打算破界水 下碧液擒二蟹 請回寶可以說是易如反掌 蔣五爺一聽這話 心說哦 原來他是恐怕我們報仇的心志不堅 故意以此言相激 虧得我沒說出無理的話來 想着便忙站起身軀 躬身一揖道 多謝仙長指示 請問仙長 此公貴姓大名 道姑一搖頭道 他的姓氏 現在我不能說 因為不曉得他肯不肯出頭 你可解自去求他 他若肯出山 自然有名姓告訴你 蔣伯芳一皺眉 心說你也不告訴名姓 叫我到那兒去找 誰 想着遂道 仙長 那麼我到那裡找誰呢 就提說找隱士 可以嗎 道姑皺珠兒一轉道 你可以提說滄海公 伯芳道 哦 滄海公一定是這位隱士的別號 道姑點點頭道 不錯 現在你即速去吧 虎兒 你送他下山 小孩兒答應 蔣五爺便拜辭了道姑 隨同小孩兒出來 順着山這直往下走 及至出了谷口 小孩兒逐回身站住 用手指着前面笑向五爺道 你且再望前走吧 約有二十來里地就到了 我師傅叫我送你送出谷口 我不能再往下送 你自己走吧 我回去覆命去 說罷 一伏身軀 順山道跑回去 蔣五爺望着他的後影 心中暗笑 這小鬼頭 倒不容氣 我倒要前去 勸一勸這位滄海公 究竟是何如人也 主意打定 遂大踏步 够奔正西來 走約二十餘里 果見前面汪洋一片 仔細看 在湖心

之中 果有一座小山 却是寂無一人 蔣五爺來至湖沿 各處留神找 更無船隻 蔣五爺可就爲了難了 心說這沒有船隻 我怎麼進去呀 論說這一點水 可不算大 若是我葉六弟來到此地 這當然不算回事 我簡直就叫沒法兒進去了 悔恨當初沒練水性 但凡能認個一里二里的 也可以到山上了 現在就乾着着進不去 不諳水性 真是處處受驚 以後有了機會 我非練水性不可 想着只得順着湖沿往前走 正走之間 忽見前面有一點樹 在樹上繫着一顆繩子 繩子湖中 似乎是一隻小船在那裡停着 蔣五爺大喜 忙緊行幾步 來至樹下 探身往下看 五爺不由一皺眉 趕情不是船 却是用胳膊粗細的樹根 連成的木筏 蔣五爺這算喜歡個半截兒 正呆望 忽聽身後有人說話 喂 二姐 咱倆人換換吧 趕情你輕個輕 我們這個重 壓的我們肩膀子都木了 却是女子的聲音 蔣五爺一怔 忙轉身回頭看 只見由那邊 來了兩個婦人 都在三十多歲 生得身體健壯 黑漆漆的面孔 濃眉闊目 絹帕罩頭 穿一身青布窄小褲襖 捲胳膊露腿 赤着雙足 那胳膊腿的顏色 越黑通紅 恰是棗糖色 每人肩上一扛着一個罐子 前邊兒這個罐子不甚大 後邊兒那個 却是個大酒甕 壓的他歪斜 故而想跟前邊兒這個換換 前邊兒這個婦人 將要回身答他的話 却一眼看見了蔣伯芳 不禁失聲 噢了一聲 便站住身軀 回頭和後邊兒那婦人 低低說了一句話 那婦人遂舉目往這邊看 臉上也頓時現出詫異的神色 隨往前挑了挑嘴兒 倆人照舊往前走 蔣五爺不由心想 看這個光景 這隻木筏 一定是

他們的 那麼他們一定是島中之人了 我何不向他打聽打聽滄海公 如果他們認識 我可以託他們帶個信兒進去 教他雇一隻小船來接我 豈不可以進去了嗎 想到這裡 遂往前迎了幾步 及至婦人面前 深打一躬道 二位大嫂請了 兩個婦人聽了 彼此看了一眼 遂一灣身兒 把酒罈子放下 隨萬福還禮道 請了 這位壯士 你有什麼事 伯芳道 我跟你們打聽點兒事 那座山島 可是世外桃源嗎 婦人點點頭道 是 五爺道 在莊村之中住着一位滄海公 大嫂可認識 婦人一聽 上下打量蔣五爺 口中說 滄海公是我家主人 但不知壯士問我家主人有何事情 蔣五爺大喜道 既是尊上這就更好辦了 在下是朋友所託 給這位滄海公帶了信來 請你到山去回覆滄海公 在下要面見他老人家 婦人一聽 遂點點頭道 請問壯士 貴姓高名 被何人所託 帶了什麼信來 蔣五爺道 在下姓蔣 草字伯芳 我是奉了倉海公的朋友所託 必須面談 請二位賢嫂給回稟一聲兒 婦人道 既然如此 就請你跟我們一同進山吧 我家主人 現正在家中 蔣五爺道 是 只是請教賢嫂 沒有船隻怎麼進去呢 婦人聽了就用手一指木筏道 這不是船隻嗎 蔣五爺搖頭道 這個怕不成吧 這焉能禁的了三個人 請你先進去通稟 給撐一個小船來吧 婦人笑道 這不難了 我們出入 都是用這個 沒有小船 你要坐船 只好現造 那遠來的及嗎 蔣五爺一皺眉道 那麼說非坐這船不可 婦人點頭道 當然了 船是沒有 不坐這個簡直是沒有辦法 蔣五爺一皺眉 心說這怎麼辦 坐這個是真可怕 不坐這個 是真沒有

法見進去 難道我中途而返嗎 唉 沒法子 只好冒一四險 那裡就淹死了 想着這點點頭道 好 只好坐一個 可是這個翻不了哇 婦人笑道 翻不了 甚麼 我們出入就仗着這個 要淨翻還有完哪 蔣五爺點頭不語 婦人遂彎腰把酒缸子抗起來 走上木筏 蔣伯芳一看 婦人用脚一架木筏就陷下去 嘩的水透上來 婦人的脚當時就都濕了 蔣五爺一皺眉 心說怪不得他們光着脚了 我要上去衣裳鞋都得濕呀 想着就見婦人把酒缸子放下 蔣點手叫蔣五爺 蔣壯士你來 蔣伯芳無奈 只得咬牙 往上邁步 脚才一着木筏 忽的就陷下去 蔣五爺大驚 忙曳身 要把腿拔回來 婦人却一把手 把蔣五爺抓住 往懷中帶 說聲你上來吧 蔣五爺身不由己 上了木筏 嚇得顏色更變 趕緊蹲下 婦人撒了手 笑道 對了 你蹲着吧 可別坐下呀 一坐下衣裳就濕了 蔣五爺點頭 心說我知道這時那一個婦人 早把纜繩解開 順手拿起一支竹槁來 照定湖坡一點 赤的便走向湖心來 那婦人也拿起一支竹槁 兩個人分在兩旁撐着 還是真快 真是如飛似箭 徑奔山島來 蔣五爺一看 只是兩隻靴子都濕了 倒是不致於翻 方才放下心 功夫不大 就來到山島 靠近山坡 那裡預備有許多纜繩 婦人忙放下竹槁 把筏子繫好 蔣五爺也沒等人讓 脚底下一按勁兒 丹田氣一提颺的便縱上山坡來 兩個婦人都撲赤一笑 隨灣腰抗起酒缸 走上山坡 遂笑道 蔣壯士 你請隨我們來吧 蔣五爺點頭道 好 有勞二位大嫂 在前引路 婦人說聲不客氣 因在前邊走 蔣五爺在後相隨 却留神各處看 果見這

山坡之上 遍植桃花 進村口兩旁的房舍 盡是灰泥蓋成 但是非常整齊 往前走約有一箭多遠 在路北有一大片房舍 羅也是灰土房 却是虎座門樓 廣亮大門 門前種着兩行桃樹 黃油漆的大門 却是關閉着 婦人遂向前問道 功夫不大 就聽呼喚一聲門分左右 蔣五爺往裡一看 也是一個婦人 年在三十多歲 穿張打扮 和這兩個婦人一樣 蔣五爺不由一皺眉 心中納悶 怎麼沂海公的從人都是女的 這可真是一件怪事 想着就見門裡那個婦人笑道 二位姐姐回來了 隨看了蔣五爺一眼道 這位是誰 婦人道 這位是蔣壯士 跟主人是朋友 特來拜訪 現在主人可曾在家 那婦人笑道 在家了 大約在內宅了 婦人點點頭 遂回身笑讓道 蔣壯士 裡邊請吧 蔣五爺答應 遂邁步往裡走 兩個婦人相隨 進大門 把酒罇子放下 引着蔣五爺往裡走 轉過屏風 進月亮門 來至大廳 婦人把簾籠高啓 讓五爺進來 落坐之後 獻上一盃茶來 婦人笑道 你在此稍候 我去給你回稟去 蔣五爺忙道 好 大嫂受累吧 婦人說聲 不客氣 便都走出大廳去 蔣五爺遂坐坐等候 以為內宅離這兒能有多遠 大約不多會兒也就來了 誰知等了足有半個時辰 也不見沂海公來 也不見婦人的面 蔣五爺心中便知有些不妙 遂站起身軀 來至大廳門前 望外觀看 却是靜悄悄 寂無一人 蔣五爺滿腹狐疑 却是不敢造次 只得耐心等候 又等了約有半個時辰 才見婦人 由後邊兒嫋嫋走來 蔣五爺不禁長出了一口氣 心說可來了 遂忙轉身來至椅坐下 隨見簾籠一啓 婦人由外面進來 滿面堆笑的道

蔣壯士 害你久等了 趕情我家主人沒在家 由後門出去 到後山沐浴去了 現給你找來的 此刻在後堂換衣裳了 請你到後堂相見 蔣五爺一聽 趕情沒在家 這才疑團頓解 因忙站身 含笑 如此有勞賢嫂引路 婦人笑道 好 你隨我來吧 蔣五爺答應 便隨同婦人往外走 出大廳往後走 越過好幾重院子 來至後面 是一所小小的院落 上房三間 掛着蝦蟆鏡的簾子 婦人緊行幾步 把簾籠撩起 高聲讓道 蔣壯士 裡邊請吧 蔣五爺答應 便邁步進來 留神一看 這屋子裡面陳設 好像女子的香閨 靠東牆是一張床 粉紅色的幔帳 靠西牆却有一副戳屏 旁邊有梳粧台 在迎面擺着桌椅 却是並無一人 心中不由一怔 便站住了身形 婦人忙跟進來 致手相讓 你請坐吧 蔣五爺便忍不住問道 啊 滄海公老人家現在那裡 婦人一笑道 大約還沒換完衣裳 你先請坐 稍候一會兒 一會兒就出來了 蔣五爺無奈 只得走過來坐下 婦人給斟過一盃茶來 就在旁邊一站 也不言語 蔣五爺越想這個碴兒越不對 這麼大一片村莊 始終連個男子也不見 滄海公的從人 都是女子 這更令人可疑 照此光景 所謂滄海公一定不是好人 思想之間 因為這屋中很寂靜 耳邊忽聽得有悉悉索索之聲 漸漸的傳過來 蔣五爺不知那裡響 忙回頭各處找 却聽這聲音 似乎發之於戳屏後面 細聽不錯 却是那裡 好像裡邊有一個人 在裡邊換衣裳 蔣五爺心中一動 因想 方才婦人說 滄海公在裡邊換衣裳了 一會兒就出來 莫非這戳屏後面之人 就是滄海公嗎 正自思想 忽見由戳屏後面轉

出一個人來 蔣五爺突覺眼前一亮 那裡是滄海公 却是一個女子 連忙睜眼留神 向他觀看 只見那女子 約在十八九歲 身材苗條 粉潤潤的一張臉 真是貌比桃花 黑真真兩道細灣眉 一雙杏目 二眸子就賽兩汪清水兒相似 一轉動波光四射 必中必正按着瓊瑤似的鼻子 櫻桃小口 通紅的嘴唇 一口銀牙 真如碎玉排成一般 頭上青絲 挽着兩個雙髻 光可鑑人 穿一件桃花色的小襖 繫着桃花色的百羅裙 因為裙子長 看不見腳底下 可是袅袅娜娜 行動如弱柳迎風 容光照過來 真使人疑非人間人 蔣五爺是斬頭灑血的英雄 財色分明的豪傑 見了這女子 也不覺倒吸了一口涼氣 遂站起身來 回頭以目視婦人 問道 啊 這是何人 婦人笑道 這就是我家主人滄海公主人 這位就是蔣壯士 蔣伯芳一聽 滄海公就是這個樣子呀 分明是一派胡言 嗟呀 我上了那女道姑的當 此處決不是好迎方 此女決非好人 想着就見那女子 嫵媚的來到蔣五爺面前 飄飄萬福 輕啓朱唇 慢吐鶯聲道 原來是蔣壯士 奴家萬福 蔣五爺一皺眉 只得也控了控手道 豈敢 請教小姐 你就是滄海公嗎 女子點點頭道 不錯 正是賤號 蔣五爺心說 這倒新鮮 女子取男子的別號 因何不跟他裝傻 就以那道姑所指示對他說 倒底看看他有何舉動 主意拿定 恭恭敬敬的一頭倒地 口中說 原來是滄海公 在下不知 多有怠慢 望祈小姐原諒 女子撲赤一笑道 不要客氣 請坐講話吧 蔣五爺點頭 遂彼躬坐定 兩女子遂問 蔣壯士 辱臨舍下 但不知有何見教 蔣五爺道 在下蔣伯芳 乃是

大清俠義營的將官 今因隨同我勝三哥攻打界水島 不幸我勝三哥 被賊所害 是我等前來 找何因報仇 在途中遇着一個騎虎的小兒 引我見他的師尊 蒙那仙長指示 命我前來拜訪滄海公 言說滄海公能攻界水破碧液之奇計 故而不才 不揣冒昧 特地前來 趕請滄海公出山 帶同我等給勝三哥報仇 女子聽了這話 滿面春風 連連點頭道 可以 可以 勝老英雄與我有舊 我理應出頭幫着閣下 給勝老英雄報仇 我看你大概還沒吃了 吧 蔣五爺道 啊 我倒是不餓 女子一笑道 不要客氣 山村野舍 也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你只好受點兒屈 吃點兒野味吧 說着遂命婦人去預備飯 蔣五爺一想 自己肚裡還是真餓了 先混飽 再說 管他出頭不出頭的呢 教他把我送出去獻完了 想着就見那女子 滿面含笑的道 蔣壯士 你今年貴庚了 蔣伯芳一聽 他忽然問自己的歲數 不由一皺眉 心說要壞 這女子不是好人 我還最怕這手兒 誰知怕麼有麼 想着口中却含混答道 四十五歲了 女子聽了 撲赤一笑道 我問你的歲數 蔣五爺道 是啊 我四十五歲了 女子斜瞧了他一眼道 你該話 我看你這樣子 至多不過三十歲 蔣五爺正色道 不 我確實是四十五歲 因為我長的面嫩孩氣 女子搖頭道 不對 也沒有那麼面嫩的 你分明是說瞎話 蔣五爺道 我決非謊言 你若不肯相信 我也沒有法証明 只好由你不信了 女子微笑不言 就在這個時候 婦人來回話 酒飯齊畢了 女子便吩咐端上來 婦人答應 轉身出去 霎時之間 把酒菜搬進 擺在桌子上 讓蔣五爺站起來 把椅子調正

女子自己也把椅子轉過 兩人恰恰是面對面 蔣五爺一皺眉 因爲五爺最忌煩這個 今天這是無法 再看菜蔬 却是些鷄鴨魚肉之類 異常豐滿 蔣五爺是真餓了 也不等人讓 把酒盃往旁邊一推 拿起快子夾菜 叫婦人盛飯 他就吃起來 女子見他如此 也不吃酒 只微笑着看他 也不言語 蔣五爺偷眼看着他 心說你別看我 吃飽，我就走 有什麼話到外邊拆兌去 這個地方 萬萬呆不得 想着因運頭也不抬 只是一味的吃喝 女子忽笑道 蔣壯士 你喝盃酒吧 蔣五爺搖頭道 我不會喝酒 女子道 縱然不喝酒 你也該停一停 慢慢的吃 這樣趕羅 不怕噎着嘴 蔣五爺聽了這話 不由臉一紅 遂抬起頭來道 我這也是習慣 素常就是這樣吃法 女子搖頭道 不好 這樣吃到肚裡也不消化呀 蔣伯芳點頭道 行行 沒有關係 女子笑道 你原籍是那裡人哪 蔣五爺搖頭道 不曉得 女子撲赤一笑道 這可是謬話 那有不知自己籍貫的道理 蔣五爺搖頭道 實在不知道 自幼跟隨師傅 我就知我是生在廟裡 長在廟裡 師傅也沒告訴 所以我究竟是那的原籍 實實不曉得 不是瞎話 女子點點頭道 你娶過親了沒有 蔣伯芳很快的答道 娶了親了 已經娶了 現在已有三個孩子 大孩子今年已十九歲了 女子聽了這話 不禁格格的笑起來道 就是你這個年紀 已經有十九歲的大孩子了 那不成了你兄弟了嗎 真是笑話 蔣五爺正色道 實在的 我四十五歲 我的兒子十九 我二十四歲時得的他 女子聽了笑道 這片賬你算的倒清楚哇 只是你的面皮長的太嫩了 也就像二十一二歲 要是

你的兒子和你站在一起 恐怕人家要疑惑是弟兄 決不相信你們是父子吧 蔣五爺道 我因爲這層關係 所以總不帶他出來 女子聽了這話 越發的笑不可抑 連道 有趣有趣 蔣五爺也不言語 霎時之間 吃了個酒足飯飽 用手把嘴一摩沙 隨站起身來道 咱們走吧 女子道 上那裡去 蔣五爺道 請你出山 給我勝三哥報仇哇 女子道 別忙 你吃飽啦 我還沒吃完哩 蔣五爺道 要不你慢慢的吃吧 我到外面等着你去 女子道 這可是胡說 外邊兒上那等着我去 蔣五爺道 河邊兒 女子道 你老實坐一會兒吧 我這就吃完了 蔣五爺搖頭道 不行 我心裡悶的慌 得上外邊兒溜溜 我到外邊兒等你去吧 說着邁步往外就走 婦人一見 要向前攔阻 蔣伯芳用手一推他 婦人不禁騰騰騰往後倒退了幾步 遂喊道 叻 你這個人怎麼了 女子站起身來擺手道 不要攔他 讓他去吧 蔣伯芳連理也不理 遂大踏步 一氣兒跳出來 到了湖邊 蔣五爺一看見了水 立時皺起眉來 心說這怎麼出去呀 這不要命嗎 想着看了看那木筏 還在那兒停着 論說我可就坐着這個進來的 還坐這個出去 不行 沒有人撐 我絕對弄不走 叫呼他們來 他們絕不肯撐我出去呀 我不如順着湖沿往山後繞 縱使無路可出 也省得他們來糾纏我 主意打定 便順着湖沿往後繞 漸漸的穿入桃林 往前走了約有二三里地 忽然前面 桃林之外 有婦女笑鬧之聲 大約人還不少 蔣五爺便忙放輕了脚步 走向這邊來 在一顆樹後 掩住身體 探頭望外看 只見外面 是一片平原 有許多婦人 手牽着手兒 圍了一

個大圈兒 跳跳鬧鬧的圍着一顆木椿悠悠 細看木椿上 網着一個人 髮髻蓬鬆 光着大光脊梁 昂着頭 怒氣勃勃 看着那些婦女 意思是萬分的憤怒 却是奈何他們不得 也不過是乾着急 一點辦法沒有 細看認得 趕情不是別個 正是渾身金剛鐵飛龍 蔣五爺一皺眉 這可真是怪道 鐵飛龍怎會跑到這裡來了 想着便回手撒棍 大踏步的走出桃林來 看官你道鐵飛龍究竟怎會來到這裡 原來鐵飛龍與混洞金鑿孟金龍在青峯寺廟後白蔣五爺進廟他兩個人就在廟後轉悠 轉悠半天 不見蔣五爺出來 金龍遂叫黑小子 怎麼五叔還不出來 鐵飛龍道 功夫太大了 他們在裡邊兒別是打上了吧 孟金龍道 不能 蔣五叔不是說了嗎 要是滾上 他給送信兒 鐵飛龍道 也許蔣五叔脫不下身來啦 這麼辦吧 我說大小子 你在這兒等着 我進去看看去 孟金龍道 你少看吧 我進去看看倒可以 鐵飛龍道你進去也可呀 那麼我在这兒等着你 孟金龍道 少說廢話吧 我也得會窺呀 鐵飛龍道 還是呀 你在这兒等着多好 孟金龍連連搖頭道 不成不成 我一個人怪膩煩的 不許你走 鐵飛龍道 不走走不成 他們滾起來 咱不知道 別回頭耽誤事 孟金龍道 耽誤事也不要緊 誰叫他不給送信來呢 咱落得在這兒歇會兒 你看那邊兒樹林子多好 咱上那兒玩玩不好嗎 走走走 跟我走 說着挽着鐵飛龍 够奔樹林走 將走出不遠 突見由樹林內 走出一個女子 笑嘻嘻的便向她們走來 孟金龍一見便站住了 遂道 小子 妖怪來了 鐵飛龍一看 什麼妖怪 這是娘兒們 孟金龍搖頭道 娘兒們

就是妖怪 咱別上那邊兒去了 說着便挽着鐵飛龍往回走 鐵飛龍往後一曳道 你先別忙 這娘兒們大約是賊羽黨 孟金龍道 別管他黨不黨 賊不賊 好男不跟女鬥 咱躲開他 鐵飛龍道 不對 你別鬧 咱看看他倒底是幹麼的 說着就見那女子 站住嬌軀 笑嘻嘻的向他們點手兒 鐵飛龍一看 便要往上奔 孟金龍忙喊道 別去 他是妖怪 去不得 鐵飛龍不聽 把手一甩 大踏步的奔過來 高聲喝道 呸 小娘兒們 你是什麼東西 趁早說實話 要是不說實話 你來看 說着回手把喪門螺絲棍撒出來 厲聲喝道 我就把你砸爲肉泥 女子笑道 你別嚷 我問問你 你是叫鐵飛龍不是 鐵飛龍點點頭 是啊 我叫鐵飛龍 你既知我名 趁早說實話 女子含笑的好 就告訴你實話 可是不能在這兒說 鐵飛龍道 上那兒說去 女子道 到咱們家說去 鐵飛龍道 我不去 你就在這兒說吧 女子搖頭道 在這兒我不能說 你不跟我走 我就不說了 咱們再見吧 說吧 轉身就走 鐵飛龍一見 遂喊道 好婦人 你往那裡去 說着便追過來 女子回頭見鐵飛龍追來了 遂伏身逃走 鐵飛龍也脚下按力 躑躅追下來 孟金龍一看 鐵飛龍追下那女子去了 遂扯着嗓子喊道 黑小子 別追他 追不得 說着便也隨後趕了來 只見那女子連鐵飛龍都進了樹林了 孟金龍是真着急 口裡一個勁兒的喊 越不教你追 你偏追 教你把你治壞了 你就不追了 說着已到樹林前 孟爺心裡着急 邁步就往裡撞 才一進樹林 忽覺脚底下有東西一絆 孟金龍因爲走的急 身不由己 往前一栽 喊聲不好 撲通一聲

便栽倒在地 跟着有許多人擁過來 把孟爺按住 擰胳膊折腿 四馬倒攢蹄 把孟爺纏好了 孟金龍沒得還手 被他們纏上了 因忙回頭看 却是十多個婦人 再看前面 那個女子在對面站着 鐵飛龍却伏在地上 也被人纏上了 遂喊道 小子 你們弄的什麼玩藝 把我們弄躺下了 黑小子你怎麼纏下的 鐵飛龍道 他們弄的糊腿繩 我教他們絆倒的 你怎麼也教他們絆倒了 孟金龍道 你爲麼不告訴我呀 越不教你追你偏追 教人弄壞了沒有 女子笑了笑 嘿 大個子 你是叫孟金龍不是 孟金龍道 不含乎 是孟金龍啊 女子道 你也跟着到我們家去好不好 孟金龍搖頭道 我不去 你們都是妖怪 你們都害人 我不去 女子道 你要不去 我可就和你擱在這兒 這裡又有虎 又有狼 要是我們走了之後 來了虎狼 把你吃了 我們可不管 孟金龍道 不管就不管 我纔意教虎吃了 我不跟你們去 女子點頭 遂命衆婦人 把孟金龍腿下綁繩挑開 倒背着手兒 細在樹上 又找一顆樹枝 在鐵飛龍背上一穿 有兩個婦人 把鐵飛龍抬起來 孟金龍一看 他們要把鐵飛龍抬了走 大小子可就火了 因連連喊道 小子們哪 別把黑小子弄了走 女子見他這麼大的嗓門兒 恐怕被人聽見不便 遂忙由袖中撤出一條絹帕 抽冷子捏孟爺的腮幫子 就把孟金龍的嘴給塞上 隨後走出樹林 追上那些婦人 抬着鐵飛龍照直走下來 鐵飛龍不住聲的破口大罵 人家也不理他 直罵的嗓子發乾 腮幫子都紫的慌了 方才住口 却不知不覺的 來到一片小湖前 在湖邊停着許多木筏 婦人們便都上木筏

把鐵飛龍也搭上木筏 女子也飛身躍上來 衆婦人忙解纜繩 撐竹篙 木筏順流而下 奔湖心來 到了山島 衆婦人七手八脚 把鐵飛龍搭上山坡 女子縱上來 指揮婦人們搭着去 到了村口 女子吩咐把鐵飛龍搭到莊後去 婦人答應 便不進村口 順着桃林走下來 那女子却走進村口去 這時鐵飛龍肥帮子也歇過來了 遂罵道 你們這羣表子 把你鐵爺爺搭到那裡去 婦人笑道 你不用鐵爺爺銅爺爺的 回頭要不教你成爲麪爺爺 你也不知道我們的利害 鐵飛龍道 胡說 你們都不是好東西 你們都是爛污表子 你們趁早把你家鐵爺爺宰了 算你們伶俐 就叫萬事皆休 如若不然 我就把你們全罵死 婦人笑道 不怕費唾沫 你就罵 我就不信你能把人罵死 鐵飛龍大怒 遂大罵而特罵 婦人等只是笑 也不答理他 不覺已穿出樹林 來到後面 鐵飛龍抬頭一看 只見一個大曠場子 在當中豎着一顆柏木椿 女人們把他抬到木椿前 大家夥兒服侍一個 把鐵飛龍身上的衣裳脫下來 反綁在木椿上 大家便你一言 我一語道 把個鐵飛龍氣的 沒好沒歹的亂罵 就在這個時候 忽聽有人喊 小姐來了 婦人等一聽 忙都閃在一旁 鐵飛龍忙抬頭一看 只見是那女子 姍姍的走來 到了鐵飛龍的面前 未語先笑 叫了聲 鐵飛龍我問問你 你的父親 可是叫黑面尉遲天勝嗎 鐵飛龍道 那是你祖宗 女子道 不要胡說 實話告訴你 我也姓鐵 我跟鐵天勝是本族 他是我的一個族兄 鐵飛龍道 我是你爺爺 女子笑道 你這孩子不要這個稱 我若是沒有家譜 我也不能這樣說

回頭我把家譜拿來 你一看就知道了 鐵飛龍道 我不認識字 我全是你們的祖宗 女子笑道 你不信 我可以把你們鐵家的家世 詳細說與你聽 鐵飛龍道 我不聽 女子將要說話 忽然遠遠的來了一個婦人 連叫小姐小姐 女子一回頭 見了那婦人 臉上頓露出笑容 忙問道 怎麼樣 婦人含笑點頭 却並不言 因飛也似的來到女子面前 付在他耳邊 低低的說了幾句話 女子笑道 好極了 我去見他吧 說着遂眼望衆婦人道 你們不要要笑他呀 大家點頭 女子便急急的隨了那婦人去了 鐵飛龍不知他們是什麼勾當 心中有氣 遂道 你們都是些什麼東西 怎麼連個男的都沒有 淨是女的 莫非你們這 是女兒國嗎 婦人等一聽 遂笑道 你真猜對了 我們這正是女兒國 鐵飛龍道 既是女兒國 就好好的住你們的女兒國不就完了嗎 幹麼把我帶了來 婦人笑道 現在我們不樂意當女兒國了 所以把你捉了來 要由此改造男人國 這個意思 你總該明白吧 鐵飛龍道 吓 你們都是不要臉的東西 婦人笑道 你說我們不要臉 我們就不要臉 你倒是要臉了 挺大一個人 被我們細在這兒 你不嫌沒羞嗎 要攔着我 我早扎到瀾屎坑子死了 鐵飛龍道 吓 放你媽的屁 你有胆子 把你爺爺宰了 我就服氣你 你要是不敢宰 你不是東西 你是囚囊的 你是狗娘養的 婦人笑道 你罵吧 不拘你怎麼罵 反正我不着急 趕情把你宰了好哇 小刀兒一下 涼絲絲兒的就完了 那有這麼痛快的事 你就死了那肚子腸子吧 還告訴你 我們姑娘已竟吩咐下來了 也不教你死 也不教你活

就盼你潛受罪 鐵飛龍聽了 心中着急 因道 嗟呀 你們這羣狗娘養的 我鐵飛龍與你們有何仇恨 就這樣的耍笑我 我勸你們趁早把我宰了 萬事皆休 如若不然 我就死了 也要化爲厲鬼 追取爾等的性命 婦人笑道 我們不怕 你活着尚且被我們捉獲 死了更不行了 拿鬼吓嚇人哪 我們不怕鬼 鐵飛龍一聽 更忍不住心中怒氣 便又破口大罵起來 衆婦人一見 遂笑道 教他罵 咱們給他轉轉咒吧 衆人一聽 遂手拉着手兒圍了個大圓圈兒 把鐵飛龍圍在當中 大家就轉起來 嘴裡並唱着歌 也不曉唱的是什麼 鐵飛龍更是怒火萬丈 不住聲的破口大罵 那些婦人 好像聽不見 罵由你去罵 唱罷舊還是唱 把鐵飛龍氣的 眼裡出火 圓彪彪的瞪着他們 腦裡幾乎有些發昏了 就在這個時候 猛聽得有人一聲斷喝 聲若洪鐘 說聲 好大世的淫婦 竟敢戲耍我等 我看爾等往那裡逃 鐵飛龍一聽 忙抬頭觀望 只見是飛天玉虎蔣伯芳 手提亮銀盤龍棍 飛也似的奔來 衆婦人一見 齊聲吶喊 了不得 老尼來了 說着呼的一窩蜂也似的跑下去 蔣伯芳恨極了 要追上前去 打殺他們幾名 鐵飛龍却高聲喊叫 五叔 蔣五叔快來救我 蔣五爺聽了 心裡又一轉想 在此未判明他們是否壞人的時候 不便打殺人命 想着便扭轉身軀 奔了鐵飛龍來 鐵飛龍大喜 叫道 蔣五叔 你由那兒來呀 蔣五爺也不言語 忙轉到鐵飛龍的背後 把綁繩兒給他解開 鐵飛龍活動了活動胳膊腿 又問蔣五爺 你怎麼會到這裡呀 蔣五爺一擺手 你先別問我 我且問你 是怎麼被他們拿獲的 鐵飛龍見

問 遂不遲慢 備敘前情 蔣五爺點點頭道 好 我這爲着難了 鐵飛龍道 你爲什麼爲難 蔣五爺道 可恨他這座山島 四面都是水 進來的時候 是坐那木筏來的 出去的時候 沒有人撐 可就把我難住了 你會撐嗎 鐵飛龍道 撐那個幹嗎 我攆你泅水出去不好嗎 蔣五爺一搖頭道 不行 那一來我身上的衣裳就得都濕 要坐木筏 還可以好一點兒 鐵飛龍道 行 你坐在木筏上 我在水裡攆着你 你看好不好 蔣五爺一聽 遂點頭道 這倒使得 那理事不宜遲 你快走 鐵飛龍點頭道 走 說着把自己衣服兵刃拾起來 往身上一措 蔣五爺在前引路 穿林繞路 來到前山 且喜那隻木筏還在那停放着了 鐵飛龍一見 便走下山坡 扶着蔣五爺上木筏 蔣五爺倒了木筏上就蹲下了 鐵飛龍遂解開纜繩 推着木筏就走 蔣五爺忙道 慢慢的 別把我翻下法 鐵飛龍道 翻不了 你就坐住了吧 播風踏浪 推着木筏 飛也似的够奔對岸 蔣五爺心裡真是害怕 因閉了眼睛 由他推着走 過了一會兒 忽覺得他推的漸漸慢了 遂慢慢睜眼一看 趕情離着岸已經不遠了 不禁心中大喜 趕到木筏靠了岸 蔣五爺遂飛身一躍 縱上岸來 鐵飛龍也水中走上來 伏身用手往下趕身子上的水 蔣伯芳望着湖心的山島 不住點頭道 嚶呀由今天若非遇着飛龍你 我簡直是沒有法兒出去 只好甘受其苦 從今後我非練水性不可 鐵飛龍道 對 練水性吧 我教給你 蔣五爺道 當然免不了要麻煩賢任你 鐵飛龍道 行行 我準可以把你教會了 蔣五爺點頭 這時 天已黑了 各處看了看 遂道 咱們回

法吧 鐵飛龍道 噯噯回法吧 說着遂同蔣五爺往前走 蔣五爺本想要回那青峯寺 尋找
雙陸仙師等 却不順着舊路往前走 因恐遇着那小孩兒師傅不便 辨了辨方向 心說我就
往那邊兒走 錯了再拿主意 萬一要對了 可就省大了事了 想着因只奔着方向 在亂山
叢中 胡亂一走 鐵飛龍却是什麼也不問 只知在後跟着 走了約有十多里地 這時天已
經定更了 走在一座荒山空谷之中 但聞涼風習習 樹葉子刷啦啦的被風吹的亂響 蔣五
爺連方向也辨不清楚了 鐵飛龍忽覺得腹內 一陣雷鳴 遂叫道 五叔 我餓了 我一天
沒吃飯了 蔣五爺一聽 可不是嗎 我方才是吃飽了 他可沒吃 這可麻煩了 這個時候
在這荒山空谷之中 那裡去找吃的呀 想着口中却答道 嘔 你餓啦 我也覺着有點兒
餓 我們往前走吧 前面短不了有村莊 找吃的就容易了 這荒山之中 可沒法兒找去
只好先餓一會兒吧 鐵飛龍道 要不咱快走 蔣五爺點頭道 這倒使得 兩個人遂放開大
步 往山下跑下來 走出又有五六里之遙 耳邊聽得前面有犬吠之聲 蔣五爺甚喜 遂道
聽見嗎 前面有犬叫喚 一定有村莊 有人家 咱們趕緊走吧 鐵飛龍心裡也十分喜歡
遂伏身軀 施展飛行術 奔着聲音找來 行走不遠 便看見了 前面黑壓壓是一片村莊
遂奔着村莊走來 趕來至切近 進村留神望兩旁一看呀 人家倒是不少 可是都在夢鄉
了 靜悄悄的萬賴無聲 鐵飛龍道 人家都睡覺了 怎麼辦呢 蔣五爺道 這可沒法子
只好找個闖家兒 偷點兒吃就是了 鐵飛龍連連點頭道 噯 對了對了 說着往前走

却留轉望兩邊看 看看那所房舍大 當是就是財主 可以進去找廚房 先吃飽了再說 誰知走了半晌 兩旁的房子都是一樣 沒有甚闊綽的 鐵飛龍心中未免着急 正走之間 忽見迎面來了條黑影 蔣五爺一看他這走法 雖不是有本領的 可絕對是夜行人 便忙回身 一拉鐵飛龍 閃在一旁 不大的功夫 就見那人已到了近前 五爺留神看 只見那人 二十多歲 白倏倏的一張臉 像個俊品人物 絹帕罩頭一身青 在背後還揹着把刀 就見他走過去不遠 忽一轉身 走進一條小巷中 蔣五爺因用手指 低聲向鐵飛龍道 這是綠林人 我們且跟他去 看他做何勾當 說來一伏身形跑下去 鐵飛龍只得在後相隨 進了小巷 瞧見那人 在一家門口 抬頭望門上看 蔣五爺便隱住身形看着 却見他看了半晌 忽的走上台階 輕輕叩門 蔣五爺心裡想 這小子鬼鬼祟祟的是什麼意思 這決不是他的家 若是他自己的家 不能這樣狄狄咕咕的 想着因留神看 只見門開了 那人方要邁步往裡走 開門的那人 却又把他搖出來 那人未免一怔 却見由門裡走出一個少婦 把門帶好 一聲不響 奔這邊走來 那人一見 便緊隨於後 不住的低聲問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婦人走出離門很遠 才站住身形 低聲道 你哥哥在家了 那人道 呦 這可太巧了 我好不容易今天有點功夫 他多怎來的 婦人道 今天早晨 那人道 還走不走呢 婦人道 當然還走 不過多怎走可不一定了 方才我有意的無意的問他 多怎走 他說 近日常覺得精神不好 得在家休養些日子 照此看來 至少他也得在家呆一個月

在這一月之中 你千萬別來了 出月你來的時候 也要預先打聽明白了 千萬不要被他撞見 那可實在了不得 蔣五爺聽到這裡 早明白這是一對狗男女 却又聽那男子道 一個月不來我受的嗎 婦人道 受不了也得受 那人道 想個法子 婦人道 想什麼法子 乾脆說 沒有法子 那人不語半晌方道 法子是有 就怕你不樂意 婦人道 有什麼法子 你說說我聽 那人道 他跪刻鬮着了嗎 婦人點點頭道 鬮着了 那人道 我趁着這個時候進去 手起刀落 把他宰了 以後怕不就可以隨便了嗎 婦人說道 呸 胡說八道 我們背夫不貞 就够缺德的了 要再謀害親夫哇 我們家的德行就更大 那人道 嗚 那怕麼的 這個地方山高皇帝遠 又沒有官府 把他宰了 找個地方一埋就完了麼 什麼叫缺德不缺德 那都是賺人的話 你是聰明人 怎麼也被那些無味的言語 束縛住了呢 婦人不悅道 你不要說 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趁早法吧 要是打算還跟我來 一月後再來 否則你就從此不要見我面了 說着邁步往回便走 那人隨後跟着 一迭連聲的叫 嫂子 嫂子 你先站住 我還有別的法子 婦人道 什麼法子也不行 說着已至門前 推門進去 那人隨後也要跟着往裡走 却被婦人一推 由裡面又推出來 咕噥一聲 門便關上了 那人便望着大門 怔在那裡 蔣五爺心想 這個小子可不是東西 攬撥人家謀害親夫 那婦人雖然不正道 倒還有一些人心 這小子是太無天理了 今天既被我遇上 我總得報應報應他 想着 見他怔了一會兒 長吁了一口氣 扭轉身軀 垂頭喪氣的奔這邊走來

蔣伯芳忙一拉鐵飛龍 二人退出小巷 隱身在一旁 只見他出小巷 一直又順來路回法
蔣五爺就在後邊兒跟着 出了村口 他又回頭望村裡看了看 自言自語 唉 怎麼這
麼不巧 我很容易得着功夫 二三十里的路程 又算白跑了 蔣伯芳一想 這小
子真是不辭辛苦 二三十里跑來的了 但不知這小子是那裡的 想裡突見那人忽
然站住 自言自語的道 不對 這個娘兒們別是跟我要花吧 大約他是得新
忘舊 另結情人了 對 這個理對 我可別教他瞞過去 我得回法看看去 說着
抹身又奔回下裡走來 蔣五爺一見 便長身軀 踏步迎過來 把二臂一張 高喝道
喇 你不要回法了 那人不防 倒嚇了一跳 忙留神觀看 見了蔣五爺 雖然體姿英偉
却是個小白臉兒 乍看去 不過是體面學生 那裡把他放在心上 因一陣冷笑道 欲知
後事如何請看第五十六集分解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三 三 三 三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